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集解卷三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賓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黃奕遐

周易玩辭集解卷二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楊誠齋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張待軒曰乾坤之後繼之以屯冰霜甫消戰血已盡龍起雲興萬物逡逡然將春矣故謂之屯愚按屯之時天地初闢元氣未漓震坎二男起而用事非具天德何以濟屯故亦以元亨利貞歸之勿用有攸往便是貞處利貞二字似是戒辭利建侯者

言更无他事只願聖人早即大位便可濟世安民也程傳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本義云利建以為侯楊龜山云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王伯厚云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愚竊謂卦之主爻在初九震為長子帝出乎震侯即帝也注疏所云得主則定是已自民心言則渙散无主利初九之為君自初九言則事業方新利樹人以廣助必兼此二者建侯之義始備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難去聲

乾坤二卦賛辭皆言陰陽自屯以下皆言剛柔乾坤陰陽未交也剛柔之交自震初二兩畫始坎在上險體也故曰難生震在下動體也故曰動乎險中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在中而能動便見出險之才故曰

大亨貞雷雨滿盈又從上動字說來蓋水在雷上一滴不漏此時山川震盪日月晦冥若天别造一草昧世界者聖賢處此正當審時觀變未可輕動卦辭云勿用有攸往夫子却將此句畧過重在利建侯不言利而言宜者當也時建侯所以慰羣望人情皆以為宜非一己之利也不寧謂王者心不自安亦從動字來不寧之心即起于勿用攸往之日其始不輕動者其後決不自安于小成也此夫子發文王未盡之意

一說難讀平聲險在下震從上動動之易故為解險在上震從下動動之難故為也亦是一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象傳言其磅礴之勢則曰雷雨大象摹其經營之意則曰雲雷坎在上體故言雲雷而不言水水氣方上騰猶未為雨也卦之名屯以此需卦坎居上體亦曰雲蒙卦坎在下體則曰泉可以義推君子以經綸者

徹始徹終通盤打算不在雨勢滂沱之後而在精神停蓄之時如雷之斂而未發如雲之聚而未散方是取象于屯一雨即為雷水解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持重不輕動之義人多作盤旋解張橫渠則云磐桓猶言柱石按字書磐大石桓柱也初為屯主爻如全卦之柱石于義亦通所云利建侯者即其人矣利居貞即勿用攸往之義貞者正也以剛居剛得位之正雖持重而不輕動乃其志則在濟世安民欲以行正也象傳小象凡六卜五志字于此爻發之初以一陽居二陰之下故曰以貴下賤即行正之實際處凡岩穴之士𢸍獨之人无一不延攬无一不矜恤有

不大得民心者予得民乃建侯之根本夫子于爻辭只釋磐桓二字餘皆發周公未盡之意小象之變例也午亭陳氏曰天下大勢決于民而已初能大得民宜為成卦之主也

胡雲峯曰乾坤初爻提出陰陽二字此則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君陰為民尊陽之義嚴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易簡錄曰陽動而上雲雷則屯矣陰乘于陽不交而乘矣乘剛始此剛不是論德只據二所乘之位言之

愚竊按二與初所謂剛柔始交者正應在五而近與初比志在從五而内忌于初曰屯邅曰寇皆難生之象夫初為卦主本非寇也乃求二為婚媾耳此人情之難却者而二守貞不許知有五而已不字者不字

于初乃字者終字于五至于十年而後復其陰陽相應之常道二之屯邅如此又按二四上三陰爻二取震馬四與上取坎馬二四上俱言班如二獨多屯邅者只為以柔乘剛故過始交之難也如以時言塞而未通也邅如遲回不前之象班如分布不進之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向窮也

張彥陵云六三躁進者也愚謂凡陰必資陽以有為若予志在濟世須得人相助六三陰居陽位才弱志剛即鹿无虞之象在二陰之中入于林中之象辟雄逐鹿上有五而下有初識時務者見幾則當舍昧事機者往吝必致窮又曰不如舍猶有斟酌之意象曰舍之直是決去之詞更不必商量矣周易舉正云以

從禽也以字上當增何字愚竊按凡獵者必用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即鹿无虞而可以從禽乎以從禽也大似調笑語不直言其事之无成而无成之意隱然言外若增一何字便非活句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先儒多謂四以陰輔五才不足濟也故下求正應之初與之俱往愚竊謂初方求賢共濟四又近君新舊從違之間進退未決故有乘馬班如之象求婚媾者非四往求初乃是初來求四所謂以貴下賤也以卦言自內之外為往自外之內為來以爻言則我之人為往人之我為來四必待初來求而後往者二下初為婚媾非正應故不字四下初為婚媾正應也故往吉小象贊之以明見得觀時識幾內度之己外度之

人非明哲者不能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此爻先儒詮釋不甚明析愚竊取其義而詳說之蓋易道莫重于中正五居中處正而有德有位者但在坎中一陽為二陰所掩坎為雨故有屯膏之象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今曰屯膏則不能霈雨天下可知初震體動而得時五坎體陷則失勢蓋事權在初五但有位而已夫人主之財當與天下共之在无事時謹身節用不失為小貞之吉時方屯難侍澤者多顧乃恩不下逮如有司出納之吝非大貞凶乎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也按周禮小宗伯之職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太卜注云大貞大事求正于龜也貞字亦釋作事字象置吉凶于勿論將原其情曰施未光以五為重陰所掩雖有恩施而未能光大與厚

緘吝嗇者不同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呂伯恭曰屯極則當通上正是一機會然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徒為无益之泣而已愚又謂二乘馬以應五也四乘馬往而應初之求也上居屯極陰柔无應乘乘馬將安往乎坎為血卦泣血之象劈頭難到底迅雷轟霆動于坎下四之所媾為彌天之雨上之所泣為盈坎之血當此之時不能變也為治則入于亂亡而已曰何可長猶云豈是久計要人思可長之道也卓去病曰上勢窮力弱有心泣血无力回天蓋遺老孤臣如漢末楊彪以司徒擁大位至不能庇其子求長久之計而不可得者也

愚按自屯至比六卦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微意

又按六十四卦上經除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下經除中孚小過二卦无反對外自屯蒙至既濟未濟凡五十六卦彖傳多從反對二卦發剛柔互易之義而已觀雜卦傳兩兩對舉其義昭然至京房虞翻輩推而衍之極六十四卦之變遂成四千九十六卦雖易道之大變化无方而由其說竊恐流為小知小數无關于大源大本故是編于諸家言卦變者間采一二即朱義所釋十九卦云某爻自某卦來亦未敢據為定論即如屯可云自坎來初二兩爻互易而成震亦可云自震來四五兩爻互易而為坎亦可云自觀來初上兩爻互易而為屯亦可云自萃來初四兩爻互易而為屯莫不有卦變在其中餘可類推聖人所不言者似不必多生枝節也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入聲下同

序卦傳蒙昧也不明之義愚按凡物之被掩蔽者謂之蒙如鏡之蒙垢目之蒙翳而其本體之明自在亨乃蒙之本體下是養蒙之道先儒謂屯蒙二卦反對屯取建侯之義作之君也蒙取求我之義作之師也愚又按震變艮為少男童蒙象蒙而曰童天性未漓為教易入故亨本義謂亨以下皆占辭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愚竊謂匪我求童蒙即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之謂此其義如筮者之揲蓍初筮必告由其一念之誠求也至再至三則煩瀆矣不告者悶此而答彼之謂筮字借作求字影子不必主卜筮言兩我字皆指九二童蒙指六五五求二二為卦主故曰我利貞者教之以

正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所以不終蒙者自有可亨之道以險而止必以亨而行行則亨不行則止行對止說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便是時中兼指二五兩爻五為蒙童二則養蒙者非亨行必不能以正養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下文多是以亨行時中處時中二字乃聖功張木京氏傳云蒙自覩來志應者二五蓋往來之爻故有相求之象呂伯恭云教者雖不先求學者自有樂育精神感發來學處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

于感也愚按此諸卦言應之始剛中專指二告字從應字來洪鍾在懸隨叩隨應初筮所以告也再三之瀆似是蒙來瀆發蒙者何以云瀆蒙吕伯恭曰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會苟未領解吾置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胷中天理固完然不動若再三告之則彼將入于擬議測度反瀆其天眞矣瀆童之義如此然所云不告者非棄之也乃養之耳即孟子養不中養不才之義蒙自有其良知良能所謂正也從渾沌立根基不使鑿竅入聖之功由此不曰正以養蒙而曰蒙以養正張子所云使蒙不失其正教者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去聲

眞西山曰艮之象山其德止也山惟靜止故泉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吳艸廬曰童蒙猶山麓初

出之泉汩之則清者渾閼之則通者塞養之導之而後可果行者導之之方育德者養之之方愚按蒙養在初猶泉之始達故不曰水而曰泉周子所云靜而清也蓋坎為流水泉者其源也泉之流或濁其源未有不清者猶物欲乃後來之漸性未有不善者蓄其源使常清所貴果行育德之功果行者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育德者體艮之靜止以涵育其德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說與脫同

釋傳謂去昏蒙之桎梏本義謂痛懲而暫捨揚龜山謂脫桎梏而聽之往似皆非爻辭正解愚竊謂蒙在初不可无以發之如昆蟲伏地過蟄則出有開豁警動之意初近二中爻互震凡易言用刑者必有震象

刑即書之朴作教刑禮之夏楚收威是已漢書刑法志械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立教之始利用刑人然以為蒙童而發之非以為罪人而桎梏之也其或束縛過嚴學者將苦難而不知益如刑人而加以桎梏矣所貴敷教在寬藏修遊息使其手足有所措則心思當日開故又取用說桎梏之象若一味任嚴以往則有否矣以見立教當寬嚴相濟之意朱子嘗云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須有以開發之方得此正解也楊敬仲曰知有陷阱心亦有桎梏或錮于聞見或拘于私意真明不得出矣此心之桎梏也故利用以說其桎梏也湛甘泉曰治蒙之初非用教刑則无以儆其情破其愚所以然者使蒙不至于終蒙終蒙則過惡之甚至受桎梏之刑矣故初之用刑用以脫其桎梏之罪也兩用字有著落此解亦得愚又按鍾維新讀易抄曰蒙初有師道焉非用刑者也當如詩之刑于正法正之以身法也以正為法桎梏自脫所謂名教

中有樂地也此解更深一層項平甫云發之于初者止法示之而有餘擊之于終者干戈禦之而不足合初上兩爻有教蒙之義盡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一陽居中乃治蒙之主中以上則過中以下則不及童蒙之質精神未完血氣未定治之稍過不及俱失其時故周子說蒙之義曰慎哉惟時中二之能包蒙以剛中也凡易之道以陽包陰以君子包小人蒙曰包蒙泰曰包荒姤曰包魚皆在九二包蒙有家庭容納之義故取象于婦子自初至此童非已長可以授室矣故曰納婦可以繼家政矣故曰子克家剛者九也子也柔者二也婦也故曰剛柔接以一室言為夫唱婦隨父作子述推之朝廷則周禮嬪御勝夫庖人統于冢宰皆是也本義以剛柔接為二五之應細看

求本爻已具此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取去聲

三與上本正應但以陰居陽而不中又近比于九二女子之柔而多欲者也二雖以納婦為吉此則戒其勿取姝其遠正應而近相比也不有躬由于見金夫病在見字見利則忘身矣二剛中金夫之象凡剛居二爻者多稱金姤初之金柅用四之金車皆指二此金夫亦當指九二无疑孔疏謂指上九似非三往從上于行為順今舍上而下比于二小象所以云行不順本義順字當作慎與坤文言畧同又引荀子順墨作慎墨按術順墨而精雜汙語出修身篇其義本難曉不知朱子何以援此為證愚竊謂經文未必屢訛

也蘇紫溪曰蒙卦凡三言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
在禦寇若為利欲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赤子之
心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乎
性者也只就順字作解為得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本義以遠于陽而无正應為困象是已愚又按六四
以陰居陰質既昏闇又无賢父兄師友之助者內有
九二為父兄而隔于三則包之所不及外有上九為
師友而隔于五則擊之所不加孑然處于晦昧之地
困而不學終于下愚而已可歎孰甚焉陽實陰虛本
卦陰爻多比陽惟四比應皆陰故曰獨遠實非實之
遠四四自
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此求我之童蒙也艮為少男童象五居尊而下順于二陽誠齋以高宗學于傅說武王訪于箕子證之愚謂五之受教于二能以童蒙自居如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不啻子承父命者然書曰復子明辟直謂之子可也以子承父而何不順以巽乎順者善受巽者善入皆童蒙之德也若順而不巽則悅而不繹從而不改矣夫子補爻辭所未言

愚又按六十四卦中六居五九居二者凡十六卦而十五卦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已而任剛中之臣其臣亦以剛中之德應之也于蒙卦首發其例陸君啟曰蒙之君願為賢者童泰之君願為賢者婦尊賢之義隆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治蒙過剛為擊象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與小象上下順其義難合愚竊謂上之所擊者三也三與雖與上正應而陰柔不中不正又居艮止坎陷之交三既以二為夫自上視之則為寇矣故曰擊此逺不相得者也坎為盜寇之象擊蒙有二義治之太過則激而為寇因其來而禦之則可以止寇為寇者不利則利在禦寇者矣艮為閽寺守禦之象禦寇者上也胡雲峯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是上能順下三之蒙因其禦而不為寇是下能順上得其解巳

愚又謂本卦陰爻皆蒙二剛而居中包蒙所以養其善上剛而過中擊蒙所以懲其惡初之用刑防寇于早也上之用擊持法于終也

象數論曰初六乃立教之方九二陽爻師象三四五爻皆陰弟子象六三以陰居陽坎性趨下見金夫不

有躬蒙之見誘于利欲者勿用取女有不屑教誨之意焉六四困而不學者也六五與二正應順以受教故以童蒙之吉與之上九陽剛居終有衛道之力者也凡異端曲學足以惑蒙童之聞見者皆寇也不利為寇而利用禦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已矣

蘇君禹曰乾坤初闢即有屯蒙屯則未舒蒙則未覺其洪荒時乎唐虞以後智識漸開私欲之誘甚于金夫意見之障甚于桎梏名利之竊引寇而攻其外道德之竊引寇而攻其中有如水之潰決而莫之止也夫水之源澄之也易水之流塞之也難故初言發不過開關啓鑰之功二言包猶有含垢匿瑕之度上曰擊則有移山壓卵之勢矣要學者求其在我得其初心則夜氣之動即為仁義孩提之知即為堯舜困可通婦可納又何桎梏寇盜之足慮哉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愚按坎在上體者凡七卦聖人于屯蹇取濟險之功多是時會既至經綸斡旋之事若時會未至以前須有一段忍耐工夫需是也需亦造化自然之候時方險難不得不待者也然往往陰柔者患不能出陽剛者患不能需卦體乾內而坎外卦德妙在有孚二五剛中充實有孚之象中爻互離欲速見小蔽他不得光之象外卦坎為通亨之象八卦正位坎在五剛中正貞之象貞則不妄動以犯險自然得吉合二體險在前陽剛臨之利涉大川之象末句兼指內卦三陽而援三陽以出險者九五之功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

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須即詩卬須我友之義彖辭言利涉大川者凡七惟需渙二卦有坎體渙坎在內卦故曰乘木有功需坎在外卦故曰險在前內卦三陽以健體居坎下喜其能需故剛健而不陷非由剛健故不陷也天下事躁進者每多阻今遇險能須故其義不困窮外卦一陽居坎中而得位凡人阻于勢而不得不需九五位乎天位勢无所阻由其陽剛中正故能鎮靜俟時養其全力險在前而需則往非冒險在險中而需則可援諸陽以出險此其所以往有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也需大象皆不言水而言雲過雷則為屯取㴱盈之象上天則為需取悠揚之象舒卷不迫要見與迅雷疾風不同何以不言雨雨是已下之象无須待意矣凡人利害得失迫于其中一飲一食俱不自適能需者不然從容暇裕如浮雲太虛盡其在我聽其在天故于飲食之中得宴樂之道也身安曰宴心恬曰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國外曰郊初猶未近險需于郊之象同人以象上九去火遠者也需以象初九去水遠者也需在初為時最早恐其歷久而變故戒以利用恒恒者常道也蓋乾剛之性一往无前每每犯難而行失需之常道今在郊能需則无是患矣小象不字未字皆釋无咎而需之義即在其中所以堅用恒者之心也

朱啓莊曰凡言郊者多由主爻取象同人以二為主上去二遠故上為郊需以五為主初去五遠故初為郊同人由近而遠需由遠而近所以處險者正在此郊者蕭然閒曠却步步蹈實地沙在水中灑灑脫脫不濡首塗足泥則沾濡汙穢大費手脚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則漸近于險矣沙在水中尚无沾泥塗體之患故取象于此初可以遠害而不可以濟時三則逼險而致寇惟二進不于泥退不于郊正在或遠或近之閒所以未免小有言者初則言其不能退而遠避三則言其不能進而有為于此之時能不為浮言所惑從容以俟由其剛中之德也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衍

在中即從沙字取義此爻即乾之九二衍字即寬以居之之義此心寬然无入而不自得人言何足惜哉以其中而不正故小有言以其衍在中故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居内卦之上與坎切近為泥象自鄭而沙而泥三之時位適然于三何尤而致寇愚竊謂三之病在過剛不中不能静待所以致寇至寇自我致則三不得辭其咎矣象乃為之謀曰幸其災尚在外卦也自我致寇故寇至我不致寇則寇斯不至其道在敬慎而已何謂敬慎需是也本爻即乾之九三乾乾惕若即敬慎之義不敗者謂當自處于不陷之地非與寇爭勝也曰難曰寇曰災皆從險在前說來敬字從上六

應爻爻

辭來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先儒釋此爻者多以血為殺傷之象愚竊謂坎之為險者在六四一爻三陽方進而四扼其前卦體本以乾需坎坎非需乾者也四何以亦稱需葢以三陽從容鎮定无隙可乘九五陽剛中正與為近比四之柔順得正亦非與陽為難者故取需于血之象血陰屬循分以自安也坎為隱伏穴象中爻互離離中虛出穴象出自穴者若離其所處之安以為三陽彚征之路順以聽順于五以聽陽之進也有四之出穴而後有上之入穴有四之順聽而後上有三人之來需于血之妙用如此絶无相拒見傷之義凡解爻辭者須細玩小象若以血為陰陽相傷則既受傷矣何以需為與夫子順聽之旨不幾相悖乎項平甫解此爻亦

不取陰為陽所傷之説竊從其解而極論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坎居八卦正位五為卦之主爻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者也下三陽恃其有孚故堅忍以需之五為主人位乎中正具酒食以待客式飲式食共釋險難之憂而享安養之福此其所以貞吉也凡卦中有坎者爻辭多取酒食之象坎六四尊酒簋貳困九二困于酒食是已彖傳倒轉以叶韻云正中小象所云中正即正中也與乾九三龍德而正中不同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去聲

愚按四上兩陰爻皆取穴義而出入不同四之穴在三陽之前以退避為義上之穴在三陽之外以守已為義此爻即坎卦之上爻也在坎為寘棘之象在需為入穴之象坎上无應而此有應故彼以三歲不得為凶此則以三人之來為吉三人指内卦三陽也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五為卦主三陽本五之客因上與九三正應故三率其同體而來出于上之意外故曰不速謂不召而自來也雖不當位未大失者言能敬則雖不當位亦未大失況上之當位者乎曰終吉則食報尚屬有待到底不脫需之義也

愚又按處險難之時著一點躁急之心不得惟知其為險或遠或近必先置身事外乃可徐往而有功所以需六爻皆无凶咎申屠蟠絕迹于梁碭標榜所不加初之需于郊也郭林宗周旋京師亦不及難二之需于沙也陳仲弓委蛇宦寺之間卒能保身三之需于泥也内三爻似之太王去邠遷岐以出穴為需者

也武王遵養時晦以酒食為需者也勾踐棲于會稽以入穴為需者也外三爻似之

汪潛谷曰需訟坎乾合以有事需險在乾外訟險在乾內學者到得全體乾健一團天理在我矣纔學步須知需寇不在外所以防從欲之危纔動念須知訟禍亦不在外所以貴克己之勇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以訟名卦只是要人无訟文王就人一點好勝之念去開示他分別箇吉凶使知所趨避彖辭一惕字隱然有內自訟之意訟與需反對卦辭皆曰有孚顧需之坎在外為光為亨訟之坎在內為窒為惕蓋能安其分則為需不安其分則為訟所以一利涉大川一不利涉大川訟者好剛而為血氣所使也有孚者中

實也窒含忍也惕戒懼也中和平也有此四德必不與人訟故吉終凶指上九大人九五也孔疏以九二為聽訟之主本義亦以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愚按彖傳剛來而得中當指九二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則指九五九二以陽居陰雖剛中而不正處尊位而中正者非九五乎呂刑曰咸庶中正蓋聽訟者以中正為尚虞芮質成利見西伯雀鼠速獄利見名伯見大人則訟可无訟故以卦名歸之曰訟元吉二方遁竄何以為聽訟之主利不利對說隨所處為吉凶吳艸廬曰涉川之象利于前進不利于退後需主爻九五自四上往為五舟進而前所以利訟主爻九二自三下來為二舟退而後所以不利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

大川入于淵也

上以剛陵下下以險陷上乾健遇坎險訟之所由生以一人言内險而外健以兩人言彼險而此健皆必訟之道也剛得中故中吉訟者彼此一是非獄猶未成也至于上則成訟矣故終凶尚中正乃使民无訟之本上无明主則下无良民舉世咸傾險之俗是擠之而入于淵也機心機事日險日深有不載胥及溺者乎

彖傳有往來内外字樣者凡十九本義指謂卦變此其一訟自遯來説本虞翻蜀才亦云此本遯卦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朱子因之建安邱氏遂以此為聖人言卦變之始愚竊謂易中无卦不變似難指某某為卦變也一卦可變六十四又安知遯不自訟來乎大抵彖傳所云往來只就兩卦反對説上下易位便有

往來之象夫子倘于十九卦言之耳本卦剛來得中謂需上卦之坎來居訟之下而剛仍得中則乾之往居需下而得中自不必言所重在剛得中言來則往可知矣凡爻自外而内曰來自内而外曰往泰否二卦彖傳甚明若以遯第三爻居訟第二爻同在内卦何以謂之來所以先儒宋仙井李舜臣凡舍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又按甬上董次公所著卦變考畧兼采郎顗京房荀爽虞翻四家除乾坤而外无一卦不變者亦可證專指十九卦之非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項平甫曰天一生水始本同氣一麗于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遂成天淵之隔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君子以作事謀始防于未違行之先也愚按人之彼此乖忤多起于

違行事之所包者廣訟其一耳彖辭只說中吉終凶大象補出謀始二字要人絕爭端也凡立朝不分朋黨講學不立門戶皆是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才弱位下无必勝之心无難已之勢不永所事之象不曰訟而曰事事在初未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九二同言其傷我者小也大抵人之訟多從角口起小有言則彼此解釋尚易只用畧與之辯辯明即止所以不永而終吉彖傳曰訟不可成要其終也此云訟不可長戒其始也兩箇不可全從理上斷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象傳所謂剛來而得中者爻則以歸逋為義一言其才一言其位故各不同爻辭但言其不克訟而歸逋故无眚小象則謂其以下訟上而患至彼此不同何也先儒多謂二與五訟愚竊謂九五中正之大人何至見訟于二三本與上應而與二為比二與上爭三而有訟故云自下訟上上者上爻也與下之從上吉義同春秋時往往有父子君臣相獄者如元咺訴衛侯于晉王子朝愬敬王于諸侯之類故夫子借爻象發周公所未言以儆之蓋二與上訟而質成于五遇中正之君而為所化二之不克訟以此爻言不克訟以二之剛中也其所以不克訟由其能歸逋自處卑約以免患也曰歸是退步之義三百戶下大夫之邑坎為加憂眚象无眚者周禮所云憑弱犯寡則眚之謂四面削地也二歸逋故邑无眚象言以子訟

爻以臣訟君分卑勢屈禍患立至有如拾取除却逋竄更有何策曰歸而逋所以開其自新之路曰患至掇所以折其無上之心也

劉石閒曰訟之為卦四陽而二陰夫陰者陽之所恱也二以坎之一陽而介二陰初自應四二欲初則四必起而爭之矣三自應上二欲三則上必起而與之爭矣云云與二三兩爻小象中上字正合得其解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唐凝庵曰坎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今三在二既歸之後復成坤遂全有坤德項平甫曰六三所食之舊德坤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皆坤六三之舊辭愚按三陰柔不能訟人皆以為无才由君子觀

之則為德食舊德只是守舊之義二與四所爭者初與上爻所爭者三也二不克訟故初不永所事初與三本无訟因二之訟而牽入事中也三與上本正應二不克訟而三仍從上即此便是貞以其居二陽之間故有危象以其從事无成故終吉无成者不終訟也玩爻辭于坤六三去有終二字其義可知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程傳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九四剛而不中正躁動則不安處非中正則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而安貞則吉矣愚按九四乘三而應初初與三皆孔二而三又應上四之所以不能无訟也二與四皆以剛居柔又同為不克訟之象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

其不克者理也君子安于理小人制于命知理之不可渝而復而即命好勝之心一變而歸于正道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何吉如之象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訟之勝負為吉凶也一說渝變也即春秋渝平之渝此爻剛變而柔則為渙訟事散矣凡爻之言渝者皆取變卦也其義或然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尚中正之大人也初三兩爻陰柔不能訟者二不克訟而歸逋四不克訟而安貞九五居中得正下皆无訟故曰訟元吉中正不作聽訟解无偏无黨王道蕩蕩一切發奸摘伏俱置不用何以聽訟為哉使九五聽訟而當不過一大有司耳非大君使民无訟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馮厚齋曰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悲其終也上與二爭三而有訟二歸逋三從上則上居勝勢矣乾為圜首九家乾為衣中爻互巽為繩鞶帶之象凡命服先朿革帶乃加大帶鞶帶乃命服之飾訟者得勝豈有受服之理或錫之者假設之詞縱或有其事終必見褫況萬萬无其事乎中爻離為日朝之象本爻居外卦之終三褫之象褫奪也夫子復發周公言外之旨謂不奪亦不足敬其辱有更甚于褫者矣終凶所不必言

項平甫曰凡訟皆起于剛而止于柔九二九四皆剛是以起訟終以居柔而不克訟故一逋一渝初六六三雖居剛位而其德皆柔故終吉一為不永所事一為從事无成獨九五一爻有全剛之資而居中履正

非好訟者也故為元吉上九以剛居柔在訟之終居高用剛不勝不已此終訟之凶人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崔氏憬曰丈人子夏傳作大人吳氏易纂言依之

卦體以一陽統五陰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者衆也古未有兵之名也人衆則不可无以統之丈人者師中之主也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軍伍會于教官之司徒古未有將之名也坎為中男而稱丈人者乾坤以後坎即用事歷屯蒙需訟至此凡五見矣非他弟子可比故予以尊稱九二一陽卦主也行師者先要得正次要得人不得正則師出无名不得人則師行无主得正得人自然吉而无咎程傳云有吉而有咎者凡无名行師而幸勝

者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王去聲

三代興師未有不出于正者後世機變用事乃好出奇奇兵或以少致勝惟正兵乃能用衆非爭地爭城之比故曰可以王矣剛中謂九二應指六五二雖為卦主爻所重尤在五剛中而无應則上之信任不專師出何以有功兵凶戰危故曰險坤居外卦故曰順行險而不順則下之人情不服既應且順即以此毒天下而民必從之吳起所謂興師動衆而人樂戰所以有吉而无咎胡雲峯云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痾堅癥不輕用也愚竊謂行師之時供億之煩殺僇之慘俱在所不免故曰毒然而

民從之者意主于
除害非以殃民也

一說剛中而應專指九二蓋卦體五陰聽于一陽二欲自王誰能禁之即不自王如韓信之于漢李光弼之于唐緩急之際名之不至君臣遂生怨咎二惟盡忠以應五所以上順而下從如諸葛武侯之于蜀是已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蘇氏易傳曰地中有水師言當如水行地中而人不知也愚按不言地下而言地中者取容畜之義井田之制寓兵于農如水在地中隨地可以得水容民畜衆養之于井田耳曰容有樂利之意曰畜无黷武之情象言臨時御衆之道

此言平時畜衆之道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者紀律也初爻在一卦之内由内而外故云出出師之初勝負未可知故不言吉若出不以律則凶立見矣否者不然之謂否臧只作不以律解即小象所云失律凶也注疏謂失律而臧何異于否却將聖人語意說得支離了一說律指律吕言周禮太師之職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无功又史記律書六律為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以上諸說皆出師用律之證蓋音律通乎法律必法律嚴然後音律清亦是一解吳艸廬又云律為无聲而軍法紀律皆取法乎此不可專言吹律一節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一陽在比為君在師則為將卦彖之丈人即六五之長子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皆指此一爻剛而在中威德並著所謂老成持重練達軍務者也玩在字有不動聲色而鎮服三軍之意故象辭之吉无咎歸之中爻自二至四互震長子之象不發于本爻而于六五者委任責成不在將在君也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錫命者如春秋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内史過錫晉侯命是也有錫命之寵而後師中得以展布錫至于三見天寵優渥天字只作王字解歸重在王之任將上懷萬邦推原所以錫命之故懷邦為行師根本非好大喜功全是一腔惻隱之心乃所以為貞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二為卦主三以失位之柔而乘之不中不正有撓權僨事之象輿尸程傳謂衆主也本義謂司徒撓敗輿尸而歸觀六五爻辭以輿尸屬弟子當依程傳為是軍中不專一主則事權錯出如或有之乃取凶之道荀林父邲之戰令出于先縠趙盾河曲之師令出于趙穿郭子儀相州之敗以九節度非大无功者乎愚又按古者車戰一乘百人故謂衆為輿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居坤之下乘承皆陰由其知退所以无咎左次猶言退舍兵事尚右故以左為退次者師行止舍也凡師三宿為次春秋次于郎次于白陵是也三以陰居剛躁動而有輿尸之凶四以陰居柔左次以聽主帥之令當退而退故无咎小象失字從失律來未失常者不失律也失子恐人疑其以退為怯故補本爻辭

所未言以解之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長上聲當去聲

五君位興師用將之主也兵者凶器必如田有禽而執之乃可舉兵如牽牛蹊田而奪牛之義即下文利執言之意所謂師出有名也禽者鳥獸之總名凡易言禽者多在坎坎體有禽象本卦九二坎體上應六五故曰田有禽比九五坎變坤則為失禽象恒大象坎井坎體在上皆曰无禽利執言者奉辭伐罪師出有名本无咎也病在委任不專耳長子弟子通二三兩爻言既用二又用三以新進參老成則雖正亦凶況不正乎小象以字使字當玩以者用也與使字互文用人係民命之生死社稷之安危長子使之當者

也弟子使之不當者也能用二者本五柔中之德參以三者五中而不正之過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爻乃班師論功之象大君謂五上六以大臣奉君命而行糾陟故其辭嚴正如此外卦坤建侯開國之象中爻互震長子承家之象下二句即大君之命開國功之大者承家功之小者分別等級以杜冒功之門故曰正小人亦即在此二等中勿用者非吝于爵賞之謂當行師之時使貪使詐權宜可也至于開國承家所關非一世之事若復用小人雖處其閒不但启豪傑之心抑且貽子孫之患東漢之衰始于外戚冒功繼而宦寺封侯卒至亡國覆家由不知師終之戒也御將之道賞功易正功難要見公天下而不市

私恩之意聖人于二之錫命嘉其懷萬邦上之勿用決其必亂邦總為斯世斯民起見

或問勿用之義小人而有功者當何以處之答曰或賞而不封或封而不任俾之衣租食稅勿令干預政事此安寧天下之計亦保全功臣之道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去聲後同

京氏傳曰比自師來此據反對言變者一陽之卦凡六得君位者惟比元永貞三德屬九五原筮為比五諸爻而設易內外卦多取陰陽正應其近相得者則為比然亦有不相得者惟比諸爻不論內外應否總以比五為義一陽乃卦主也上不求比而下自比之故吉原筮者再三詳審之謂元者天德也永貞者地

道也具此三德何以筮為忍竊謂諸爻于所比必審求具此三德者順而從之則无咎所謂臣亦擇君也文王恐人疑比之義近乎私昵故借筮以發明之與蒙之初筮義同非眞以筮為卜也若依本義再筮以自審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則以原筮指九五矣似于上下辭意不洽今据程傳發其義觀下文兩句自明不寧方來是歸命不違之象上有剛中之君向男侯衛同軌畢至而不敢後上居卦末為後夫如田横尉佗始雖倔強終必滅亡凶字正與无咎應又按萃與比下體坤順同萃多九四一陽以分其權故元永貞言于五比无分其權者故元永貞言于卦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二字卦辭所有本義謂比吉也三字疑衍文愚按彖傳連用三箇也字重複其詞以贊之多從卦辭求似不當衍趙汝楳曰吉者卦之義輔者吉之由兩與卦名自有兩義是為得之輔車兩旁木名二剛在上如車衆陰順從如輔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下字指下四陰以剛中者因五有剛中之德故比之者无咎也上下應兼指上爻上亦非不比五者特以從至面凶耳其道窮者自致窮蹙之謂又按彖傳言上下應者比與大有兩卦相似彼以上下五陽應一陰此以上下五陰應一陽皆居君位而得中者而陽剛中正則又本卦所獨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水者地之經絡也分界九州血脈貫通故建國親侯取此象顏質卿

曰法地中之水藏天下于天下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愚謂井田封建相為表裏師之容民井田也比之親侯封建也君與民一體而分親諸侯所以親民曰建則枝幹同曰親則脈絡通不獨合天下為一家且通天下為一身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為比始倡諸陰而比五有孚是比之道凡易言孚皆取陽爻中實初六陰爻何以曰有孚蓋初陽實六陰虛缶者中虛之器盈缶則中實矣內卦坤為釜缶之象初去五最遠而歸誠獨先如蕭何護高祖于布衣鄧禹覲光武于同學由其有相孚之實故无咎他時將相王侯皆分內事而若獲之意外初願固不及

此也故曰終來有他吉吉在終而聖人即比之初決之以具有孚耳兩有孚只是徹始徹終表裏如一便是滿盈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之而後盈也夫子只以比之初六四字該括爻辭令人深思自得堅持初念而已惟吉為他吉斯孚乃具孚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二在内卦對六四外比言内外卦之分例見于此二柔中正與五剛中正相應君臣合德非徇人以失已者故曰比之自内居帷幄之中參預密勿者也八卦正位坤居二六二又以陰居陰故曰貞得正又得中所以吉自内與不自失兩自字重看乾曰自強謙曰自牧復曰自知頤曰自養晉曰自昭明德皆是此義所謂達不離道者與五正應非私比可知何失之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大人君子首繫于乾小人首繫于師匪人首繫于比匪人者非正人也其類不一何地无之在吾之比與不比耳六三不中不正乘承皆陰非人來比我而我自比之所謂見邪即入者也爻不言凶咎象曰不亦傷乎但作從旁憐憫之辭欲其惕然自反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初六内也九五外也四不與初應而近比于五義之與比也二自内比四自外比兩爻皆以柔居柔故貞吉小象賢字對匪人說賢與上皆指五賢以其剛中正上以其居尊位四之比五固以其賢亦循君臣大義而安從上之分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衆陰皆比一陽獨尊聖作物睹其道光明顯之義也三驅借田獵言之坎為豕禽象邑人不誡者徒御不驚有聞无聲也三句只作一氣總是顯比之象蓋王者惟以比天下為心未嘗強人以從我士各有志不相追也譬之三驅豈以失一禽而介意哉三驅之禮經傳无明文先儒或云三度驅禽而射之或云三面著人驅禽或云圍合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初无定說愚竊謂前禽似指上六以其在五之上曰前以其獨不比五曰失又按一陽居尊得位中而且正小象惟首二句明白易解餘義大難理會周易舉正曰舍逆取順一句誤在失前禽上當云失前禽舍逆取順也虞仲翔曰三驅謂驅下三陰不及初故失前禽

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愚按象傳云下順從上下順以比我為順則不比者為逆矣茲何以云舍逆取順塗山之會防風見戮逆者何嘗縱舍乎舜之格有苗庶幾舍逆之義而逆卒為順舍之乃以取之漢光武得隴望蜀是以逆而不舍也宋太祖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併順者亦不舍矣先儒之解紛紛不同或是射去我之禽或是射向我之禽或以陰乘陽為逆舍逆者舍上一陰是長亂矣或以陰乘陽為順取順者取下四陰是殺降矣或謂來者不殺為取順去者不追為舍逆是終日不獲一禽矣惟張彦陵說統曰王者之民何順何逆王者之心何取何舍惟不必于順若見以為有逆不必于取若見以為有舍故曰失前禽

詮釋較明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二句亦難詮釋潘雪松曰王者之田以法從事而不必于得王者之心也邑人衆著

于好生之仁不盡物而聽之去故惟王者之田怵不相告戒而人亦渾于兩忘故為王者之比楊慈湖曰致邑人初不待諄諄誠諭而自化于中正之道者上之人行中正之道自能使邑人中正也卓去病曰聖人之于天下不使其親已不使其去已亦不使其防人自有恰好所在使其中而已三說不同采以備訓詁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此爻畫卦在五後故謂之後夫上為衆陰之首下四爻皆順從于五獨上六在一陽之外而不比五則衆陰无首矣所以上獨受其凶爻曰无首象曰无終互舉之詞天下有有首而无終者矣斷无无首而有終者也此之謂道窮合一卦而觀下固順從上亦當下比故有方來之象以一爻而言羣陰在下而承五上

獨在上而乘五故
專言无首之凶

☰☴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卦之取名以陰畜陽而聖人扶陽抑陰之意至此卦尤深切著明一柔自姤變同人自同人變履自履變小畜兩卦。反對小畜似宜居履後何以巽反居上蓋乾坤以後陰爻用事自巽始故以一陰居初畫為先亨字仍屬陽說陽之所以得亨以畜未成也畜陽者四也四居巽初入互兌而在天上故謂之雲以其所畜者小而不能止陽故成密雲不雨之象吳仲淯曰坎水其氣上升為雲其液下降為雨二三四互兌兌有坎之上半體故上有雲而下无雨董次公曰需上變而為巽需之坎升天為雲墜地為雨今坎象半見

故不雨又中爻互離為乾卦亦不雨之象互兌兌位在西故曰西郊天地之氣必欝結醖釀方能成雨今雲興而風散之焉能久畜程傳云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不雨正是彖義自我西郊申明密雲不雨之故本義謂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似非取象之旨愚按小過六五爻辭與此同亦豈周公自稱為我而以岐周為西方耶據蒙卦彖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兩我字指本卦主爻而言小畜一陰為卦主我亦當屬六四觀彖傳云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其義較明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八卦正位巽在西小畜反對為履履六三以陰居陽而位不當今來為小畜之四則以陰居陰故曰柔得位一味柔巽最能惑人故上下應健而巽者卦德也小人用之以順則足以籠絡君子君子行之以健則絕不受制于小人歸重在剛健剛中謂二志行統言下三陽施未行謂四兩行字相應陽志方尚往陰豈得下施所以欲畜而未成深為君子幸之之意

郭白雲曰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蘇子瞻曰大畜將以用乾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為凶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每卦大象夫子于象爻辭之外別有取義而義要不外卦象中孔疏謂此不取風行天上之象者非也按

風行地上為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天下有風為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皆風力足以及物達則兼善天下者也故稱先王稱后令風行天上則為罡風而不能下被乎物君子觀此象以懿文德懿者美也細行必矜獨善其身之謂凡謹儀飭度稽訓修辭皆是也又卦體以柔遇剛有柔來文剛之象而謂不取風行天上之象然則聖人所取者何象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不受畜于人為道

愚按初以陽居陽雖與四應而能自守故曰復自道道本自之道復之者還其故吾何咎之有故不曰无咎而曰何其咎吉象曰其義吉以見不論應否據理而斷自當得吉也

復為一陽之卦初曰不遠復二曰休復吉小畜一陰之卦亦于初二兩爻言復何也胡雲峯曰復卦乃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于下小畜則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于上愚又謂復曰出入无疾初九似之曰朋來无咎九二似之聖人欲人以復之道處小畜之時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漸近于陰以其剛中而與初同體同德故連于初而有牽復之象二陽並復其勢不孤故吉二之不受畜與初同但初與四應而能復自道其事較難二則同體牽連而復其事較易初吉則二之吉可知象曰亦不自失乃因彼許此之辭不自失與前復自道相應兩爻合看更明程傳謂二與五牽復其義難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說輿

脫音義同

三為四所乘巽初一陰乃坤之初畫輿之象三居四下比而悅之為所畜而不行脫輻之象乾為夫巽為長女三與四比夫妻之象巽為多白眼反目之象王注以上為巽長指妻為上九愚謂上雖巽長終是陽爻何可指之為妻似當指六四三四本非正應以近比為所止畜安其室而无上進之意四以柔乘剛妻居外而夫居內乃反為所制脫輻反目皆九三過剛不中所致小象歸咎于不能正室乃責備賢者之意謂其非正應而與四比也上文所謂婦亦指六四而言因四之血去惕出故尊尚其德而以為婦貞耳

輻釋文作輹項平菴曰輻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輻无脫理若輹則有脫時車不行則脫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此爻所謂柔得位者一陰畜五陽其勢孤若以智術籠絡諸陽有渙然散耳故必有孚然後能合血者陰也四陰虛何以能有孚四之孚五孚之也近與五比知陽之同德而不忌其進故无戰而受傷之象血去則雖以陰居陰而无陰累然猶不安其居惕懼而出與需六四出穴義同不敢固位以妨進賢之路此四之善自處也所以无咎上合志指五以其為衆陽之領袖故曰上以其與四同體而皆有孚故曰合志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四五皆曰有孚五與下三陽同德四則其同體也恐四之包藏陰謀而不利于陽之上進故極誠以孚四而四亦上孚于五四既血去而出于危惕矣與五方一體固結五雖與二應遠不相得而近與四為鄰以

一誠相結而衆陽歸之曰富以其鄰則仍以五為主而不為四所畜可知象曰不獨富見得不專以力服人感動人心全在有孚上几世之孤立而无鄰者只為无德以相孚耳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說經者皆言巽體三爻同力畜乾至上九則畜道成而陰陽和矣愚按爻辭乃陰陽雨不利之象向之密雲不雨者今既雨矣向之志行者今既處矣陽德積而尚往今无所往矣巽一陰月象上居卦末如月幾望則疑于陽矣婦陰也當指六四君子當指諸陽就爻辭看來陰雖貞亦厲陽有征則凶所以示戒也似非同力畜乾之謂王伯厚有云易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言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小畜言抗乎

陽夫陰至于抗陽可謂之爲道成而陰陽和矣所未解也午亭陳氏曰小人之順君子將以漸制君子而使之不得有為六四巽之主也有孚者非孚于君子而孚于小人也故云上合志蓋五雖陽而與上同居巽體五四既交孚合志矣欲不成既雨既處之象得乎小人之巧也君子之疏也苟非君子尚陰德而使之滿當不若此咎小人而責君子君子亦无所辭其責也詮解校先儒為明析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雜卦傳云履不處也需不進也履當以進為義却不可蹤進象詞開口說履虎尾取象大是奇特乾剛在前故稱虎兌躡其後故曰尾一陰居五陽之中不中不正三多凶本危道也卒是悅體故履危而得安又

為不咥人之象不咥即是亨論成卦之主在六三一
爻卦言不咥人亨而爻言咥人凶者卦以德言爻以
位言也蔡子木曰人之處世无地非實踐故
无地不戒懼履虎尾不咥人戒懼之學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說與悅同

程傳訓履為踐為藉本自上履下之義卦體乾上而
兌下似乎剛履柔矣夫子所以釋之曰履柔履剛也
見卦之取名不是論上下乃是論前後以柔履剛宜
其見咥而不咥者以其悅而應乎乾也天下之難制
者惟剛而柔能履之本義和悅以躡剛強之後吳艸
廬云乾有虎象兌躡其後是已蔡節齋謂兌有虎象
者非大抵人生涉世兩剛相遇則舉足皆是危機故
九卦之處憂患以履為首惟和柔以應之則凶暴亦

可馴服悅而應乾乃兌之妙用莊子所云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本卦惟三與上應若依爻例作陰陽感應于義全无交涉此應字只作感字解與他卦不同剛中正三句專贊九五于全卦亦无涉須從上文看出上言柔履剛此言剛中正兩剛字相承剛不徒剛中而且正九五乃英主也不疚則无瑕可指光明則非道不悅為之下者稍用權謀知術未有不被其咥者此正見虎尾之難履處所以文王言虎尾夫子言帝位俞吾玉曰易以剛居五不止一卦獨于履言帝位者履乃辨名分之卦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不云天下有澤澤上有天而云上天下澤履以定位也程傳云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定何閣儒曰所謂辨者非徒天尊地卑君上臣下之謂亦于細微之際人所易忽者明別之耳人知主威不可犯而不知路

馬之不可齒君子欲移風易俗必于隱微疑似之間區分縷析使民凜然畏懼不敢踰越尺寸乃可定其心志又是進一層語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現在也初陽居下即其現在之位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自然无咎初是出門第一步故曰往上无應與故曰獨往而不違其初心故曰行願

胡雲峯曰履者禮也先質而後文故履初言素賁者文也文盛則反質故賁上言白白賁无咎其即素履无咎者與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亦與五无應而近與三比見三之與虎為鄰履而被咥二剛中遵道而行安恬平易中无城府外自无畏途雖居臣位不以廊廟易山林之致者也故曰幽人幽人對下武人言彼以恚剛買禍此以履道得貞凶者自凶吉者自吉入境之險阻艱危其能擾幽人之懷抱哉不自亂由其中有定力也

愚又按他卦取陰陽相應為善履惟三與上應而三乃得凶象初二四五俱无應曰无咎曰貞曰吉蓋士君子處世一籍應援之力便不能自行其素自守其貞无往非憂患之途矣上與三應而獨云元吉者三則惡其躁進上則喜其有退步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

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當去聲

黄氏曰炒云蔡節齋謂兌有虎象三為兌終故曰尾一說虎屬金之一陰故兌有虎象咥人上九四言愬庵指外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兌履之合從晦庵蓋六三自為虎不應自履其尾也今從之六三不中不正居乾之下志在躡剛兌為毀折有眇視跛履之象與歸妹初二兩爻取象同歸妹先言履後言視此則先視而後履蓋履未有能離視者說命曰若跣弗視厥足用傷史記單襄公云足以步目以視此義視不明以致履冒險冒昧處兌在兩能字眇而自以為能視跛而自以為能履一派自用自專恣行罔顧之意有不被咥而凶者乎兌口在上咥之象武人為于大君又從凶中得此義武人乃剛暴之夫豈可以為大君哉夫子中明其義謂三之能視能履不但自以為有明人亦許其可與行矣自有識者觀之直如瞽者之實

行耳故一則曰不足所則曰不足更言以喚醒之然後說出致禍之由曰位不當曰志剛夫履不當之位而欲行剛猛之志一蹶不救又何怪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說文作虩虩引易履虎尾虩虩恐懼與今文不同

三之所履者四也四居上卦之下正虎尾之位亦曰履者其不中不正與三同而以剛居柔則與三相反愬愬畏懼之象見三之履危而凶心存畏懼擇地而蹈故終得吉三曰志剛則四之志柔可知四曰志行則三之志不能行可知三柔而好剛四剛而能柔吉凶所以相反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彖傳所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內卦兌下有容悅之臣五居尊位凡事必行无有疑阻夬履之象夬者決也貞者舉動止大厲者氣象尊嚴與他爻危厲之義不同蓋君體雖剛而有用剛之道五之所處不得不夬不得不厲猶乾上九之不得不亢適當其位也當字平聲讀按京氏傳履之變自夬來故五有夬履之象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爻處履終更无進步矣人之涉世不進便當退但恐无轉身地步耳本爻下應六三有旋反之道焉旋字從往字來初上履之終始也譬如行役之人認得正路前由此而往後循此而歸天下吉祥善事孰踰于此視履二字從第三爻來曰考曰其因彼傚此借以為鑒酬酌盡善之詞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不徒曰

有慶而曰大有慶若依舊注旋字作周旋解于吉慶之義似難合黄氏曰抄云旋字上述視履恐是旋踵之旋吳艸廬履齋銘曰中有實地下澤上天初履其素終視其旋亦以初爻對上爻說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上地下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乾坤之用也泰者通也主世運說正是貞元會合太和充塞時候張彥陵說統曰兩儀既分自是一陰一陽必欲存大去小不成世界不若使小自往大自來則賢愚有各安之分乃所為泰之道愚按當泰之世陽來陰往以來者為主吉亨二字屬大來一邊否卦反其類也否曰大往小來泰曰小往大來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者卦體尤顯而易見陰小陽大自內而外曰

往自外而內曰來否之坤本在內卦令往而居外乾本在外卦令來而居內是謂小往大來本義云卦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竊據此說推之則亦可云自賁來六往居上九來居二矣亦可云自豐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二矣亦可云自井來六往居五九來居初矣豈獨歸妹耶凡朱子所謂十九卦變者皆此類也董次公曰考漢儒解歸妹云泰三之四是泰變歸妹非歸妹變泰也似不可以无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上聲

此節是彖傳中變例夫子讀易至泰卦得小往大來吉亨之象如身處盛際不覺踴躍鼓舞把卦辭一口

道盡直恁通暢直恁快活則是二字直貫到小人道消也中閒兩交字釋泰字義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義先儒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之泰也內陽而外陰二句造化之小往大來也內君子而外小人三句人事之小往大來也愚又謂陰陽是卦體健順是卦才君子小人是卦義內君子而外小人不獨說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只是信任之則為內踈遠之則為外道長道消亦不是說但有君子絶无小人只是正氣足則邪氣自消消長論道不論人也堯舜在上下有共驩泰之時安得无小人乎

彖傳言陰陽者惟否泰二卦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其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否泰消長之機全視乎此按京氏十二辟卦泰為正月之卦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與裁同

天在下而氣上升地在上而氣下降故曰交非六爻俱應之謂裁成輔相本義分過不及說愚竊謂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中分別區處出來宜即道中之當然者似難分作兩𣟭看如天地有寒暑聖人因而治歷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即裁成之義天地能發育聖人因之教稼大雅后稷有相之道即輔相之義左右與佐佑同古字通用皆扶助之意詩經疏能左右之曰以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大過初爻巽巽為陰木取象于茅泰初爻變亦巽也故取象同茹者根也初在下根之象彚者類也茅之

為物拔其根則類相連引茅兼指二三兩爻初之同類也拔之以之者初也陽主進故征吉初與四應故曰志在外有初之志以陽感陰致四之應以陰從陽泰道實基于此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為成卦之主內外陰陽皆賴以調和浹洽不但引同德為已用直使外卦之六四率羣陰以類從休休之度實能容之荒如鴻荒之荒包如天之包地陰陽各安于內外包荒之力為多用字貫下三句用包荒之量以馮河則可勇往圖濟惟其能包荒所以不遐遺陰雖遠而不棄疎逖也惟其能包荒所以朋亡陽雖近而不私親暱也他卦言朋者多屬陰泰則以三陽為朋蓋一君子進則衆君子亦進固是太平盛事

或者意在汲引善類而分別之見未能泯然失中道矣得者慶幸之詞謂初與三皆泯其親比之迹而志其為朋乃得尚于中行也二五皆得中而相應故曰尚上合于五之中行也小象只舉首尾而替以光大光以心事言大以度量言此大臣以人事君之道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楊誠齋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愚按陂偏頗不平之貌无平不陂外卦地道也无往不復內卦天道也周公說此二句不是諉之于天地氣運要見倚伏循環莫非自然之理持盈保泰正當及此時也君子履平而知陂覩往而知復當極盛之時歷艱危之慮守己以貞何咎之有黃氏日抄云程朱皆以孚為所

期之信楊龜山主人臣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于上惟徐氏云勿憂而孚矣今從徐解恤者憂也孚者誠也勿恤其孚言世運升降无足為我憂惟誠心以孚四則陰陽交而泰可長保不但无咎抑且有福本卦六五之以祉元吉否九四之疇離祉亦將共食此福也三四兩爻正交泰之際三居內卦之上羣陽所依以接陰四居外卦之下羣陰所從以接陽三曰其孚四曰以孚兩孚字正相應小象提出際字要人及時綢繆意張横渠云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一語包括爻象之旨極為明白切當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羣飛貌鄰謂五六兩爻羣陰視四為進退其鄰富矣而四之心不以為富者因與初應而為二所包

又近與三比衆君子既開誠以待小人小人亦愉情而信君子不待告戒之及傾心以孚也兩孚字相應

季彭山曰象言失實謂三陰從陽而不為主不有其富之義也愚竊謂凡陰在陽上皆非其分蓋小人之

于君子向来不過面交而无忠信之實今見君子无偏无黨若此不覺爽然自失翩翩然相率而来其孚

也由于中心之願與五之中以行願同

內外一心陰陽合德此其所以為泰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卦體陰陽交泰而陰居尊位陽反在下六五以柔中之主委心于九二剛中之臣有王姬下嫁之象又中

爻互體上雷下澤故周公即取象于歸妹唐虞已有釐降之事獨言帝乙者程子謂至帝乙而後正婚姻

之禮木義謂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按京房易傳載帝乙歸妹之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陵諸侯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務自貶損以无加于娣云云此其可据者也愚又按史記殷本紀以乙為帝號者成湯曰天乙後十一世曰祖乙又十一世曰小乙又二世曰武乙又二世曰帝乙即紂之父也鄭仲興云帝乙七祀文王始立立三十祀而帝乙崩然則文王正當帝乙之世周公作爻蓋據文考時王為象朱震庵云周書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帝乙處商家泰道之終故六五象之以祉者從中左右數四上兩爻為以以陰必從陽以順必承健以娣必尊君无一人不禔之以福是為泰五之元吉愚按祉字從九三福字來以祉者以此受福也德以下賢為盛故云元吉中以行願與二之尚于中行相應願者何陰陽和洽之謂也二曰尚五曰歸一往一來之意二曰中行五曰中行上下交

而志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隍城塹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而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傾圮復于隍是也愚按上與三應于三示其端于上要其極玩兩復字其義自明下兩句先儒謂重告命不重行師泰至于上已成土崩之勢命之不行自近者始故云自邑告命貞吝愚按此二句與夬彖辭畧同曰勿用師即不利即戎也曰自邑告命即告自邑也聖人于一陰在上示戒猶若此況三陰在上乎夬上曰終凶泰上曰貞吝夫子于此指出源頭曰命亂治世之君告戒在先孚號之危厲乃光也亂世之

君告戒在後復隍之自邑貞吝也運將否而方告命亦何救乎聖人貴未然之防如此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先儒謂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故卦彖第一句便說匪人程傳云天地不交則萬物不生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胡雲峯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以一身言陽亢陰滯元氣竭矣以一心言人欲為主于內天理緣飾于外失其所以為人矣潘去華曰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實亂本也皆就文作解本義云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愚按卦辭之匪人即彖傳文辭之小人與比之匪人句法同若卦辭三字當衍彖傳先當去此三字矣吳艸廬易纂言竟删去此三字不但失聖人之旨且非朱子存疑之意矣

內三爻皆陰小人用事此時君子之貞自然不利大往小來正說所以不利之故然雖不利而君子之貞斷不可少天地闢无此正氣則一否不復泰矣泰之為泰以卦之內外觀之幸小人之在外也故外卦多為內卦之用否之不終否以爻之上下觀之幸君子之在上也故下卦不如上卦之善夫持世運豈非人事哉本卦與泰反對大小往來之義多從泰來乾往居外故曰大往坤來居內故曰小來本義云又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今據卦變圖三陰之卦皆自否來則亦當云漸自否來不當云否自漸來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長上聲

泰否二卦各具乾坤之全體上下易位翻轉另是一世界如禹湯文武之時一變而為桀紂幽厲矣所以彖傳只就泰卦反面說惟泰言志同此則言天下无邦泰言健順此則言剛柔蓋君臣不交禍亂之本國无人矣雖有邦與无邦同尚何同志之有上下不交則有天地之形无天地之用矣故不言健順朱啟莊曰天下有君子不能无小人聖人之心則未嘗不欲天下盡為君子故于小人道長之日一邊以利害喻小人使不得肆毒于君子一邊告君子使急為之地至君子道長之時則又恐其恃盛而用罔或反召意外之禍故又教以周防委曲期于十全必克而後已其為君子謀如此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與避音

義同

否者閉也天地不交正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孔疏以儉德為節儉之義非也當從本義作收斂解君子處否時有才不露有善不形一以收斂為主使天下不得物色加我始能超然寵祿之外其視寵祿之來不以為榮而以為難辟之惟恐不遠不可榮以祿謂人不可得而榮我坤之无咎无譽乾之遯世无悶皆是道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爻取象與泰初同要得聖人引誘小人之意蓋茅柔物也爻詞若曰人才類聚進退皆當以貞否之初猶然泰之初也所謂吉而亨即在此矣小象亦提出一志字蓋泰初與四應志在外卦陰來從陽君子拔

小人也故勸以征則吉否初羣陰在下志在得君援引並進小人自拔其類也故戒之以貞則吉亨程傳以此爻為君子處下之道于卦義似未甚合愚人按志在君君守所以破小人自私自利之念蓋小人之欲傷君子祇為身謀耳若能從君起見則必愛護善類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泰二曰包荒否二曰包承先儒謂小人陰柔居中亦自謂能禮賢下士故曰小人吉但泰二意在不擯棄小人否二意主于籠絡君子其包容承順足以惑人亦足以涗人故曰大人否亨非是則无以自絕于小人也愚竊謂小人之吉即大人之否此時留得一箇君子共圖休否之局而便是否亨不是身否而道亨亦不是惟否乃亨之謂不亂羣者謂不受小人之籠絡此時朋黨未分情面尚在包承是小人之深心不

亂羣是君子之本領

将移世道自此立基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當去聲

二曰包三亦曰包二隂柔而中正恐君子不覺其為小人而受其包故以大人否亨戒之若三所居之位不中不正有識者所共知其見棄于正人久矣乃欲效二之所為適自取羞辱而已與恒九三或承之羞義同象以位不當斥之見得含垢忍辱非其本心特所處不當耳君子正當預為之計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過中將濟之時君子可以出而有為矣四居外卦之下能以義命自安不肯躁進孔子之得不得曰有命孟子不遇魯侯歸之于天皆自行其志而无咎者也故象以志行表之小人有疇君子有疇惟其不亂

羣是以疇離祉疇指同德之陽離祉者受福也小往大來將復見矣蓋君子當否時必先自處于无過而後可為福而後可為疇離之福由其自安于有命也若依諸家作君命解則一命甫膺即羣以為受祉欣欣然有釋屩彈冠之慶

聖賢氣象豈若是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以九五為主爻陽剛中正時否居休不曰否休曰休否者見大人撥亂反正力量元氣漸復泰道將還故吉于此之時下多柔媚之臣皆曰已安已治矣大人獨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不以近功小效自足而以晏安酖毒為戒蓋古有此二語而周公引之似痛定思痛之辭若曰幸而有今日共不絕如綫者屢矣

諸家以繫于苞桑為安固之道者似非語意象不曰位中正而曰位正當可見九五有德有位方能轉否為泰萬世不拔之業即在其亡其亡一念中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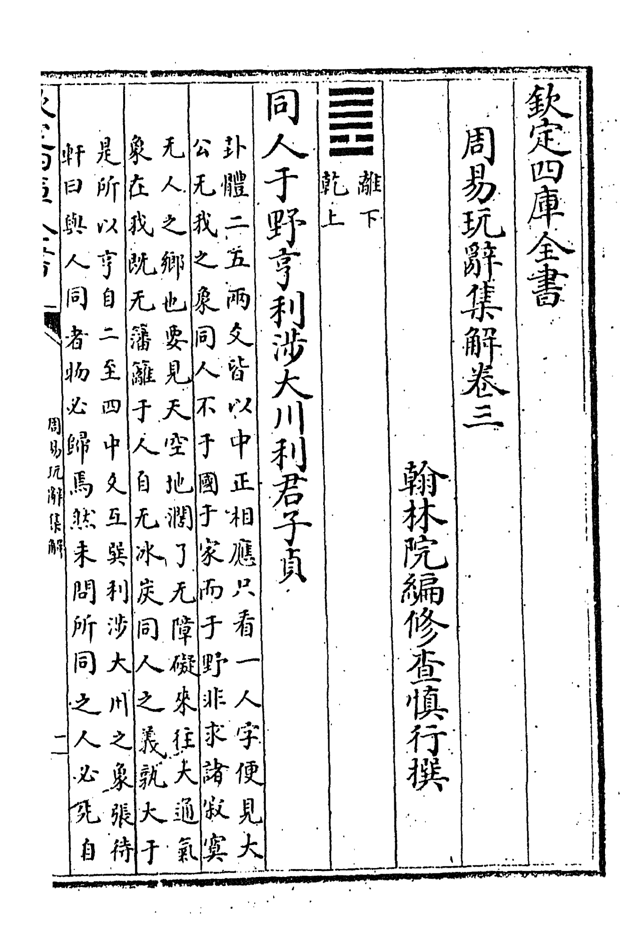
上九否已終矣可以傾矣猶有懼心焉制其喜而不敢先先否後喜即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意正與其亡其亡之君心相似象辭一則字有來機遣會許多事業在何可長言天下无久否之理又見天道之盛衰與人事之憂喜互藏其機如此

否泰兩卦上下諸爻相應同然泰初征而四字二中行而五歸妹三陂平而上城復但見上下相交之意否初拔茅而四有命二大人否而五大人吉三包羞而上後喜皆有不相交之意故曰否泰反其類也

京氏卦氣以泰為正月之卦順數已往否為七月之卦逆數未來愚按圓圖泰以否對自乾八卦至泰自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方圖泰以否繼自乾八卦至泰自泰一卦便至否與京氏之說不相合其間遠近參差不知何以不同如此先儒或謂圓圖之義見泰易而否難方圖之義見泰難而否易究竟所謂難易者從何處索解此等圖不作可也

又按泰易而否聖人所憂也何六爻无一凶咎字蓋陰陽之分著于六爻少則不及多則過泰與否皆平分君子小人並生于天地之間至再變而成剝方成小人世界否時尚未是柔剝剛之候聖人所以未加纖拒當初之進也則導之以貞于二則予之以承于三則動之以羞皆變化小人之微權也四所以有命五所以休否上所以傾否彼此相應似非盡與君子為難者六爻无凶咎之占或在是

周易玩辭集解卷二



周易玩辭集解卷三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卦體二五兩爻皆以中正相應只看一人字便見大公无我之象同人不于國于家而于野非求諸寂寞无人之鄉也要見天空地濶了无障礙來往大通氣象在我既无藩籬于人自无冰炭同人之義孰大于是所以亨自二至四中爻互巽利涉大川之象張待軒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然未問所同之人必先自

問其人之何如若是奄然媚世一流縱使衆皆悅之一遇風波渙然而散如何涉得川行得通二五居中得正君子之交也故曰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曰三字本義云衍文愚按夫子舉文王卦彖之辭故著曰字三字似不當衍

楊慈湖曰與人和同之道必以柔行之柔而不得位則无勢亦不能行既柔又得位而不得中則為不得道人心亦不服中者道之異名也愚按一陰為成卦之主本卦與大有反對大有六五以柔居剛今來而

為二故云柔得位得中應乎乾指九五徒柔不能以同人必應乎乾而以天德行之乃可以利涉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履悅而應乎乾大有應乎天而時行與此義同文明以健統論內外卦德中正而應兼指二五而文明則識見高健則力量大中正則无偏陂植黨之私相應則无孤介自守之僻所謂君子正也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吾得其正此理自然流通天下之志即在吾方寸中矣正處即是通處不是將正去通他中爻乾互巽乘木舟虛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涉川者通志之象也

項平甫曰卦辭有利涉大川者八卦非乾則巽益北方屬水乾行涉之海居東南巽木涉之需訟同人大畜四卦皆以乾行為象者也蠱益渙中孚四卦皆以巽木為象者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愚按天與火合則以无所不覆之體兼无所不照之用物物皆在照臨中矣故曰同人天下物類豈必盡同夫子于不同之中看出大同之象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類族也非而至于男女別姓官司分職剛柔殊性風俗異宜辨物也同者自同異者自異同之中有異異之中有同无一不在先天化日之下非至明至健其孰能與于此蘇子瞻曰水與地為比天與火為同人比以无所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吴臨川曰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于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萬物俱照法離明之有別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指六二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象同人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本爻九與四无應近與二比出門相遇无心于同而同所以无咎小象加一出字更覺心胸曠然三四與五爭二而不與二爭初親者不得議其黨疎者不得議其薄又誰得而咎之人情大抵于門內多私出門則无柴柵之隔當離之初未為私欲所蔽故其象如此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小象吝字當屬上讀道也二字自為句

胡雲峯從互卦看謂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同二復成乾各反其本是之謂宗同人于宗似不失六二之正較之于野之同則亦係于私矣故吝愚謂宗指五當從舊說六二一陰乃上下五陽所同而不苟同于

諸陽正應者惟九五所謂君之宗之也以爻道言專有所主似近乎臨而有各象合而爻觀之二以柔中正應五剛中正見得明守得定三四兩陽不能勝我我卒能勝之五之大師相克非特剛克亦柔克也象中以道之一字道不苟同雖各何傷哉諸家讀小象者向以各道也為句竊從困學記還爻辭原文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離為戈兵戎象中爻互巽木莽之象周公摹寫小人情狀窺伺憑陵一一在爻中發露剛而不中在五之下有伏象在二之上有升象伏戎于莽仰而俟五之隙升其高陵俯而覘二之動其意總在離二五之交然以三求二理既不正以三攻五勢又不順所以持久而不敢發又為三歲不興之象夫子恐人誤以為

攻二也故云敵剛安行猶云行將安往與

九四弗克攻義同一為勢屈一為理屈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墉指九三離中虛外周象墉九三為六二之墉四亦欲得二而隔于三不中不正居內卦之上有乘墉象乘墉而攻似有可克之勢而曰弗克非勢不順義弗克也義者二五相與之義四之乘墉乃忌人之同而伺釁以離間之豈知二五相與之義同心斷金非間之所能入哉既弗克矣更有何吉小象申之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則即義也義弗克便是困困而知反不相攻擊便是義便是則便是吉六爻惟三四不言同人以攻取盡人情之變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與二正應初為三四所隔結嗇之氣矢口發聲有先號象及三不與四弗克則二五仍相遇矣歡暢之情非可言喻有後笑象一說陽主笑陰主哭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先號後笑也大師既克而相遇之後追論如此其義亦通中直與中正同因九五亦然以相遇歸之相克蓋讒間之人非大加懲創則不能杜其隙此之謂乾行

朱曇庵曰卦以二體為二人无小人以間之故涉險而易通爻以六位為六人有小人以間之故用師而始克天下之以間而離者可勝言哉楊誠齋曰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于小人而敵國為易

又是進

一層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與于野不同野者曠遠之地郊則近在邑外爾雅邑外謂之郊周禮王國之外五十里為近郊上居卦終下无應與不與人同者也以其不為苟同則可以无悔以其孑然孤立則志未得行夫君子隱居求志當通天下之志以為志而乃潔身自遠所為同志者不過耦耕之沮溺荷蓧之二子而已如同人何然聖人則固以為斯人之徒也故于卦終致慨焉

鄭孩如曰卦之相應者二五而已不能盡六爻而同之也而名之為君子之正二君子也三四皆欲同之而聖人以為識天下亦有小人而附于君子者不得以其附君子而君子之其與君子同亦私也故必曰

中正而應然則所謂同人者豈必盡人而同吾能如野不論人之多與寡也張彦陵曰卦之得名以五陽同一陰不曰五陽應而曰應乎乾見得同人之道止在同德相應不必以上下俱同為同也

䷍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一陰居尊而虚中上下五陽皆其所有而不自以為有所以成其大凡卦稱大者例以陽得名大有以一陰統五陽大畜以二陰畜四陽大過四陽過于中大壯四陽壯于下皆是也元亨利貞本乾之四德坤屯臨无妄革諸卦言四德者皆有盈詞大有元亨大壯利貞无盈詞矣大有不言利貞者柔尊主也大壯不言元亨者剛太盛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楊誠齋曰同人大有反對一柔五剛同也柔在下者曰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柔在上者曰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其堯之垂裳舜之恭已乎趙汝楳曰五以下諸陽下應也是為人助五以上一陽上應也是為天祐愚按易以上卦為尊陽爻為大尊位大中專指六五一爻剛健文明以下則兼上下兩體而賛其德提出德字仍以大中為主上下之應應乎此也離雖陰卦却有文明之象凡柔近乎暗剛近乎明暗者欲其明明者又欲其健司馬溫公曰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皆亂亡之端也惟應天而時行則健不過剛明不好察居不失中行不失時天下雖大

元氣貫通更无一毫阻隔是以元亨說統曰上下應之者衆陽應乎六五也應天時行者六五應乎乾陽也此正所謂

厥孚交如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非水火之火乃天地陽明之氣陽氣萌于子極于午午者離南正位也火在天上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物之善惡未嘗不並生並育其間使必斤斤其明見一惡從而罰之見一善從而賞之非大有之象矣唯于惡則遏之所謂禁于未形也于善則揚之所謂樂與人同也以此應天是爲順天以此受命是爲休命本義云天命有善而无惡直溯源頭不是福善禍淫奉行天命天討之說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朱謂初爻處卑而未涉乎害楊龜山蔡節齋皆謂无交而有害詮釋多不甚明了竊以管見測之初與四不相應比二而不相得又遠于五无交之象上有交孚之主而在下无交似害于大倫而有咎然此匪其咎也惟不艱則有咎若艱則无咎矣北門之詩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此艱字之義錢田間曰當大有之世諸陽上下皆應獨初剛正自守處艱難之地不求上交譬諸搆明堂世室良材輩出而偃松瘿柏自託于幽岩邃谷中不必盡登廊廟適足見天地之大巢許不仕堯黄綺終辭漢于大有之君何損乎小象就爻辭以釋之曰无交害謂无交亦无害所以堅其克艱之志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五虛中以應二凡大有之任皆萃于二而二受之不辭者惟其為大車也車以載物必量其所受以大車而任重減之不覺少增之不見多自然无往不利小象猶中二字補爻辭所未言大有之九二與鼎之九四皆陽居陰位而成敗相反者一中一不中也天下事權有重輕器量有大小器不足以容則為覆餗量有餘于載則為大車故授任者當器使受任者當自量亦視其中之所積而已矣非大車其能免于覆敝乎呂伯恭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燮醞錯紛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如大車之積中而後可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亨當作享

初與四正應而不相得由无交故遠害三居內卦之上而與四比近交離體離為戈兵故疑于相克公似指三天子似指五小人似指四用亨之義先儒或云亨字當作享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得此爻曰吉戰克而王享此其證也愚按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享乃以剛正之德輸之于五所謂嘉謀入告是也小象害字從初九來睽卦離在上曰見惡人此曰小人害彼兌水受火制此則乾金畏火克小人意在害君子而弗能克由三之剛正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六五柔中諸陽本為所有而四為之領袖則疑為四之彭彭者盛多之貌其者四自謂匪者不然之辭四不以諸陽為其彭可謂善遠權勢矣由其離體見事明晳當句不迷故无震主之嫌晳音制與詩明星晰

睎同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五柔中二剛中君臣相應上孚于下下孚于上不啻如朋友之交而君臣之等威仍不失故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後世君尊臣卑中不相信乃致飾于外以威嚴臨之文明柔順之主不然其位彌尊其體彌降馬文淵一見光武祖幘坐迎服其豁達是之謂信以發志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言大有之德上九言大有之福以爻位言五為君位上則天位也先儒謂大有上吉事闕全卦非止

一文陸庸成曰大有之世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未見大有焉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朱啓莊曰大有之後繼之以謙明乎非有之難有而不居其有之難也愚按本卦與豫反對一陽互易在三四之際聖人取其自上而退處于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書立象之本旨也謙以處世无不亨之理君子專指九三以言其尊則在下卦之上以言其卑則居上卦之下自其行无不得言則曰亨自其行之不已言則曰有終謙之一言君子固終身行者也有終不是說效驗若謂先屈而後伸毋

乃疑于前恭後倨乎虞翻曰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
潘雪松曰功逾高心逾下碩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
禮彌恭既耄有抑抑之
戒此君子之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艮陽在坤之下天道下濟也濟與際同剛畫在上陽氣發見光明之象坤陰居艮上地道卑而上行也此就卦體釋亨義天地之謙只在氣機上說天與地對舉則山在其中盈者謙之反天道虧盈三句起下人道一句語雖平而意則重謙一邊虧盈以氣言變流以形言害福以理言好惡以情言歐陽永叔曰此聖

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鬼神不可知為其可知者人而已日中必昃月盈必缺天吾不知吾見其盈虧于物者矣草木之盛者變而衰落之水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于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此據其迹之可見者爾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與辭也參而會之與人无以異也愚又按謙之為道統造化人事之全而本于一心自治之學此君子進德无窮之境故曰德之柄

又按謙者以尊下卑之義惟居尊而不自尊所以為謙若居卑者其謙何待言如此則夫子但云謙尊而光可矣又云卑不可踰何也義在豫之六二所謂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也上下各有劑量君子因物付物不亢不卑小人則為脅肩諂笑矣豈惟傲為凶德謙固有道也尊而光以德言卑不可踰以理言人情一

時勉強未必能久于其道故曰君子之終

一陽統五陰之卦凡六師比謙豫剝復是也彖傳于師比等五卦皆指出一剛字惟謙則否謙不貴剛也謙之反為傲不曰傲而曰盈者傲是驕人盈是自滿自滿而後驕人聖人惡其盈也若不自滿假則傲何由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稱去聲

卦體地下有山不曰地下而曰地中者臨川鄒氏云是實象如深谷為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黃氏曰抄則云豈必實有其事特取象且愚竊謂萬仞之山其巔高出地上其趾則深入地中知地中之有山則知山下于地乃自上下下之象而謙之義得矣君子于此得裒多益寡之道就心源理欲上酌劑

謙是天理用事盈是人欲用事去一分人欲便增一分天理益寡无工夫工夫在裒多上裒之所以為益也稱物平施其權操之自我如以秤秤物物有輕重持其平者則在人要歸于稱物而已矣漢書律歷志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此其義凡上人之心多而施不得其平只為見有我不見有物耳張彥陵曰須先認物字明白夫子不言人已而言物者置吾身于萬物之中作一例看既无彼此對待之形種種不平之念從此化矣愚又謂平施亦從自已心上酌劑不從物上起見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卦以謙名初居最下謙而又謙者也中爻互坎坎在前有涉川象用涉與利涉不同謂用此謙德以涉川

居後而不與人爭先也一説人知謙者之能退而不知謙者之能進故必取涉川之象何用不臧故曰吉

自收者反身之謂如收牛牧馬有降服馴養之功卑者收之于初也學問事功原无底止君子之卑以自收從始至終只見自家之不足雖欲多上人得乎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柔順中正與九三相比故以陰陽唱和寄之于鳴蘇子瞻曰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者莫不相從以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皆和之而鳴于謙二處内卦之中故貞而吉愚謂鳴謙者言辭之謙也聖人恐人疑于外飾故云中心得六二居中翕受其辭和為拜臯陶之謨曰師汝昌言諸葛孔明發教府屬令勤攻己過皆發于此心之誠小象所以云中心得上六誓衆出征其辭危激欲殺而

曰惟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武王伐紂而曰余小子夙夜祗懼皆不得已而有言小象所以云志未得中心孚與志孚相應鳴者心之聲也若依注疏作以謙有聞解則聞人譽已囂囂自得竊恐于聖人語意不合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為成卦之主一陽在五陰之中以剛居剛而止體凝然不動艮勞卦也履得其位羣陰所宗承上接下勞之象君子有終與象辭同周公于爻辭亦萃推其勞而要其吉勞而能謙則不施勞舜之贊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非勞謙而民服乎萬民服即人道好謙之公心所謂有終之吉者以此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爻坤順之體以柔居柔在上卦之下何不利之有撝與指麾之麾同猶傳所謂施布之象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乃无不利本義云居九三之上更當發撝其謙其義難曉愚竊謂鳴謙者宜之于口撝謙者措之于躬六四位尊于三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必也卑躬折節尊賢而尚功人或疑其足恭故象以不違則表之則者卑而不可踰之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爻惟五不言謙蓋人主之謙不在屈體而在虛受富有四海守之以謙不富者其中虛也鄰與不富皆指羣陰凡陽稱富故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鄰陰稱不富故泰六四曰不富以其鄰與此同五居尊无應有

征伐之象何閔儒曰治天下者苟非好大喜功即四征九伐不礙其為謙也愚謂征伐者義在求勝本非謙象爻辭乃推極言之以見謙道之合人心五為坤主衆陰皆其隣惟不恃其衆乃能用衆書曰臣哉隣哉稱臣為隣亦謙辭也不服服字從九三小象來謙者民无不服其或不服即用以侵伐而亦无不利夫子補周公所未言往往如此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先儒多謂上六處順之極位高而得衆發號施令可以无往不利而惟用行師以征巳之邑國即此便見其謙鳴謙者聲罪致討之中有引慝責躬之意象曰志未得謂其志本非高亢而位居卦之上似與志違

前云得此云未得一中一不中也愚按五上兩爻皆取征伐之象者蓋謙與豫反對豫象云利建侯行師謙之二三四五即師之二三四五也中爻互震為大塗行之象坤在外卦邑國之象行師者多在外也舊注以為上六自征其邑國者非也上所征之邑國即五所侵伐者上奉五命以征敵不曰侵伐而曰征先儒又云人主之謙合天下以為量而有人焉謙德所不能服不得不用師以征之故湯武之征誅同堯舜之揖讓愚又謂滿招損謙受益二語禹征有苗自伯益發之因人之未服退而修德此出征用謙之證小象不曰利用而曰

可用深許之也

王輔嗣云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无凶咎悔吝以謙為主也愚按下三爻皆言吉從艮上來上三爻

皆言利從

坤來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卦名取和樂為義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和樂之象外卦震長子主器侯象內卦坤為衆師象也有震言建侯師兼坤坎言師豫震與坤合又互坎故兼二者言又卦體震動于坤之上故利建侯坤順于震之下故利行師愚按國語晉文公將歸國筮得貞屯悔豫筮史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是皆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辭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得國之卦也韋昭注居樂謂坤在內出威謂震在外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九四一陽上下應之與大有柔得位而上下應義同此不云得位者剛居柔位故也愚按彖傳无上下應之文剛應只據初四而文說志行則從應字生來順以動明所以應之之故皆據卦體贊卦德天地如之者言天地不過如此順動而已建侯行師雖國家大事較之天地則小矣天地以順動順其自然之氣日月四時非兩事惟日月不過所以四時不忒如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其時則暑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其時則寒是也聖人以順動順其當然之理民莫不惡死而貪生清者非廢刑罰而不用也當其罪則刑清而民服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也謙禮也豫樂也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

故而卦皆
推極言之
愚按易有時有用有義象傳賛大矣哉者豫隨順大過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凡十二卦言時義者豫遯姤而已夫子于六十四卦中偶舉十二卦欲人于每卦卦辭涵泳于意言之外非謂此外諸卦无時无用无義也亦猶十九卦之言上下往来豈卦變止于十九卦乎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不曰雷在地上而曰雷出地奮者自復之後歷臨泰二卦潛閉既久奮迅而出鼓動和氣發揚生機通暢和樂豫之義也先王因之以作樂自三代以上皆然樂由天作天作以震蘇明九云雷以神用用莫神於

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是已然人放樂以象功舞以昭德古樂未有不用舞者作樂崇德舉大略言之崇者闡揚光大之謂殷盛也禮有殷薦殷奠樂亦以殷薦為極盛薦上帝配祖考一是仁人享帝一是孝子享親總暢吾心之和以洽天地神人之和不必援郊祀后稷以配天為冬至祀天而配祖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為季秋祀上帝而配考之舊說只憑周制抹却上古帝王之樂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陰柔居初而與四應恃上有强援而荒于逸豫志滿樂極開口驕人鳴豫便是凶象前九家云陰陽相應故鳴豫謂凡鳴者人必心與口相應故謙之六二中孚之九二一曰中心得一曰中心願豫之初六反對即謙之上六鳴謙者有不樂居上之意鳴豫者有自滿于初之意在初即鳴无遠大之志可知志窮者謂

具器量已盡于此也善處豫者其惟中正之六二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說文介分𤱶也愚按凡物兩間為介中爻自二至四互艮有石象二居初三兩陰之間初與四應以鳴豫致凶三與四比以盱豫有悔惟二于義利之介見得分明不為豫境所溺无應无比介于石之象不終日者无遲回瞻顧之意與下盱字遲字相應見幾明決貞吉可知小象推本于中正此卦此爻所獨也

蘇子瞻云以陰居陰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凡吉凶禍福之微如黑白之判于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介于石果于靜也不終日果于動也故孔子以為知幾愚又按此卦諸爻內外皆以比五為義上以无首得凶惡其後時也豫卦諸爻凡與四應者比者非悔則凶二以介石得吉嘉其先幾也

六三盱豫悔句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本義以盱豫二字為句悔字連下為句今從程傳

程傳謂盱上視也三不中正上視四不為所取故有悔然四為卦主進而不前亦有悔愚按人之處順境者一入其中不覺因循繫戀君子審于事先其決幾也早衆人迷于當局其見事也遲二居中得正三不中不正盱豫進與不終日彼此相反聖人提出一悔字以動其良心人就悔處轉出一進字以策其遲改三與四比有伺門牆承色笑之象故曰盱豫盱者張目企望也小象以為位不當要見乘時得勢之從與其近而相取不如遠而不相得凡易中言位不當者皆須從所處之地會通之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一陽為卦主爻五陰皆由之以得豫剛應而志行由豫之象大有得者一剛得五柔之象初與四應三五與四比上與四同震體惟六二以中正自守四若以為與已而疑之朋黨之嫌生矣惟勿疑而化與為同則二亦吾朋其志不大行乎合爻辭小象觀之其義甚明舊注以大有得為占辭與經文似不合朋盍簪從大有得來朋者五柔合一剛之象晁以道云古冠服无簪程可久闕之謂簪即弁服之笄也所以括髮四以一陽括衆陰猶以一簪括諸髮盍義與合通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愚按六五一爻得恒卦上體之中畫變本卦震來之生氣雖受制于四而不失其中者也疾與豫反五居君位而有疾猶云非豫也貞者久也以柔乘剛理當有疾尸居餘氣奄奄一息存主也中爻自三至五互坎為加憂為心病貞疾之象疾則隣于死矣而恒不死者以中也外常憒憒內常惺惺中者人之命脉一日未亡一日不死四剛而五柔臣强則主弱周既東遷猶傳二十餘世非貞疾恒不死之象乎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朱與三曰上以陰柔處豫極沉溟汩没疾已成矣似不可改矣然物極則變上又震體故發有渝之象可見重陰晦昧中一隙之明未嘗錮蔽纔一動念覺人世悅豫之境本无久長之理本无足耽何不可變之有成而有渝則不終于豫而无咎矣文辭于三之悔猶懼其遲于上之冥深冀其改鳴豫言內遏其端于

始冥豫言无咎開其善于終愚按小象曰何可長謂急宜改圖也即有渝无咎之義

又一說成如春秋求成之成渝如渝盟之渝渝者變也變則為晉明出地上故无冥暗之咎凡言渝者當以變卦觀之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皆是也

胡雲峯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剛應志行以德言爻辭則諸爻于九四以勢位言

李宏甫曰彖辭彖傳極言致豫之感而爻與象極言享豫之禍蓋亡國敗家相尋不絶者咸以豫也愚按雜卦傳所云豫怠正是此義可見世道不可无豫人心不可有豫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六爻不論應否只論近比初隨二二隨三三隨四五隨六六多取以下從上之義先儒云隨之為卦小卦也于世則為隨俗于已則為隨意世道若此不成世道士生斯世須得盡美盡善之道方有安身立命處故以元亨利貞歸之謂必如此乃得无咎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本卦與蠱反對蠱下卦是巽今為震而來居于兌之下所謂剛來下柔也本義釋卦變者凡十九据卦變圖云凡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來隨乃三陰之卦則當云自否來矣今云自困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

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竊所未詳胡雲峯通釋置之不論不議愚又按卦變之説漢儒只取兩卦中陰陽互易未有合三卦而言變者今就本卦推之若論卦變自乾坤來則坤之初居上而為兑乾之上居初而為震是謂剛來下柔此一解也程傳主此説若論三陰之卦皆自否來則應云否外卦上九之剛來居下卦之初而剛柔易位此又一解也本義皆不然而雜引諸卦各言一爻之變然則內卦亦可云自咸九來居初外卦亦可云自益九來居四矣不識朱子何説處此他如无妄之剛自外來亦從反對卦得象謂大畜外卦之艮來居无妄內卦而為震也本義則云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初二兩爻同在內卦可謂自外來乎似與彖傳不合彖數論曰朱子所謂卦變皆舍主變之卦兩爻互換者而隨意為詮釋就十九卦中主變者凡二十七爻或取諸一卦或取諸兩卦三卦或同在內卦而

謂之往或同在外卦而謂之來或同在上卦而曰下或同在下卦而曰上義例不一今舉隨與无妄餘可類推矣愚又按程子闢否泰卦變之說謂卦變皆自乾坤來蘇氏易傳亦然今觀隨卦乾之上九來居坤初坤之初六往居乾上蠱卦乾之初九進居于上坤之上六下居于初隨自否來上九與初六互换故曰剛來下柔蠱自泰來初九與上六互换故曰剛上柔下一卦之中自有乾坤二體非即否泰乎

卦以隨名聖人恐人誤認為說隨之隨故彖傳以隨時二字贊卦德之動而悅以釋名卦之義而一部易經與時偕行之道不外乎此李子思曰時出于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于天下聖人隨天下治亂之原人品邪正之關俱係于此其義豈不大哉第二箇隨時又承上文而推廣言之程傳只作隨時之義解本義從王肅本改云隨之時義大矣哉愚按大象嚮晦入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朱子注亦云隨時休息此處似

不當改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傳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則以動息言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則以藏息言其說似異矣顧澤以震而動雷以時而藏所謂隨時之義也而先生豈有異乎臨川鄒氏云澤中有雷此收聲于兌之時荀九家云八月之時雷藏于澤震東方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方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震自東趨兌西嚮晦之象恐謂雷在澤中雷之蟄時也嚮晦入宴息君子之隨時也宴息中有洗心藏密之義入者自動而之靜也象傳以動言大象以靜言靜所以養動之根雷惟收聲乃能發聲豫之雷出地奮動也隨之澤中有雷自動而反靜也復之雷在地中動而未離乎靜也人身之夜氣培于息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一已獨

體其靜也天地之元氣培于閑先王以至日閉關與天下共養其靜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本義謂初九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以貞吉為戒辭焦弱侯曰以乾之上九與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而得正故曰官有渝貞吉此一句論卦之始變隨之本也困學記曰隨之義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者也初為成卦之主與四應者乃其常今與四无應而與二相隨雖若變常而陰陽相比所隨不失其正官者常也渝者時之當變也故貞吉愚又按一陽在下動則變渝之義一陰在前門之象人情于門內多私初出門則无私正故不曰隨而曰交居中得正因不失其親故有功不失者不失隨

之正道也與二三爻失丈夫失小子兩失字相應王伯厚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六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愚又按卦取物來隨我爻取以我隨物但有剛柔之分故三陽爻言交言孚言隨三陰爻皆言係與孟子從大從小之義同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吳草廬曰二非必背五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于牽係若係此則必失彼矣故爻辭示戒云爾愚竊謂二本與五正應當隨之世舍遠應而就近比陰柔居中不能自立有係象初以剛隨人謂之交二以柔隨人謂之係初不失其所交而二之所係者則三也既係三矣豈能兼與于初非不欲與勢固弗能兼也本義

以初九為小子愚竊謂係小子指六三失丈夫指初九陰小陽大易之定分漸卦初爻以陰故稱小子此小子若指初九則以陽為小矣似可商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上聲

三與二同體而外比于四小子六二也丈夫九四也卦義以隨上為貴隨陽為得三四近而相取其情易合故隨有求而皆得但以六居三以九居四位皆不當恐其為妄求為苟得故戒以利居貞貞字從求字來欲其守正而弗求也三既係四則與二漸疎意向之間不覺有所取舍象中之曰志舍下謂隨在上之四而舍在下之二猶二既隨三則不能兼與于初也張侍郎曰人生止此精神意趣一有所係必有所失

連自家也主張不得所以不可不慎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與五比初其所應也三其所係也我隨人而人隨我隨有獲之象張待軒曰獲者取非其有之詞以義論必當得凶愚竊謂四之有獲與三之有得同文辭乃以為貞凶者患在不能自盡其誠也故提出孚字而引之以當道可見大臣之隨與小臣異既盡其誠又合于道則雖身處功名之地而心可大白于天下何咎之有若霍子孟廢昌邑而立宣帝功在王室可謂隨有獲而貞矣而滅族之禍萌乎驂乘于義則凶史譏其不學无術只為此心未孚于上不能在道以明功耳小象于明字下補出功字要見當此地位不

能有孚在道則在我以為功者在人即以為罪明功非表白之謂乃此心光明洞達正其道不計其功也豫隨之九四皆近君大臣也豫五乃柔主又為四之所逼故戒在君而為貞疾隨五乃剛主四有震主之嫌故戒在臣而為貞凶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自初至四或隨或係得失不同其為比周均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君位與二正應而二為三所係五既不嫌二之比人且不疑四之逼已而惟善是從一片至誠相感故不言隨而言孚孚于嘉不但指二并指四故兩爻皆曰孚亦同體同德之相孚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

窮也 亨如字

中爻巽為繩維繫之象王指九五亨者通也卦體兌位居西中爻互艮西山之象上居卦末不隨人進退有白駒空谷之風而五以隨為義有繫之維之之意通西山以求之是五欲隨上而上不為五所拘係故曰上窮言隨之道至上爻而窮也此說本瞿塘來氏合爻象辭者其詮釋較明朱子謂亨當作享自周言之岐山在西遂以文王有享西山之事郭相奎曰程朱云居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于上窮字難說臨川鄒氏以為文王居羑里之象上之因窮可知鄭申甫曰文王身蒙大難恪守侯度惟修享祀于西山此臣之隨居而不可解者以上諸說皆因本義以王為文王而為之辭具說詳升卦六四爻下

劉石閭曰係者己私也隨者天德也學无小无大皆不可以有係以係為隨而欲執所係之大小為得失

是外襲之學也故卦之三陽為隨三陰為係四體陽而位陰故告以先難後獲之道而成以計功謀利之凶所以辨係之介杜係之源於隨之九四乎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字象形蟲之傷皿積久而壞卦體艮上巽下風所以發舒萬物在山下則為所止木氣不能宣暢而生蠹蠱之象也蠱則何以元亨蓋卦之取名本以治蠹為義蠱之為蠱只是元氣萎敝積漸不通所致善治蠱者使元氣亨通而已利涉大川是元亨之作用中爻互卦震在澤上涉川之象不避艱險必求有濟利涉之義先甲後甲先儒詮釋不同王弼輔以甲為事之始程傳依之鄭康成以甲為日之始先三日辛也

義取更新後三日丁也義取丁寧本義依之今据八卦方位推之艮巽夾震木丁東甲于五行屬木先甲言巽先于甲後甲言艮後于甲也先後三日指本卦六爻先三日者下三爻巽也後三日者上三爻艮也下三爻積巽之柔懦而成蠱上三爻積艮之止息而成蠱由來非一日矣文王雖未有爻辭而六爻之義隱然已具矣本義于復卦謂自五月一陰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此一日當一爻之證程沙隨曰巽之九五變蠱乃與蠱卦彖相通先甲先庚是也說詳巽九五爻下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卦與隨反對隨之外卦本柔今變艮而居上故曰剛上隨之內卦本剛今變巽而居下故曰柔下剛柔指初上而交剛上者艮之上九柔下者巽之初六義本昭然朱子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合三卦以言變辨詳隨卦彖傳巽而止釋致蠱之由元亨而天下治歸重在治蠱之人張待軒曰元亨天下治不是坐嘯畫諾中來要合下二句說如涉大川駕舟之具无不整飭操舟之人无不强健量其廣狹度其淺深衝風破浪无蹐踏顧盼之意故不曰有功而曰有事也朱墨庵曰非不事事乃以生事故還以有事治之恐掀雞卦傳云蠱則飭也飭者修治振刷百度維新之義聖人治天下每履豐之盈不怕蠱之壞曰往有事矯巽之柔懦則有事于剛果矯艮之止息則有事于奮發事字是全卦本領因內卦艮是止體故勸其往奏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即是天意故曰

天行愚又謂蠱由前人積弊而成非一世之事所以五爻皆取象于父子以繼世言莫非有事于治蠱者也文王言先後孔子言始終亂之終治之始也猶之天道循環有先甲必有後甲當庸人束手之時聖人看成絕好機會正要盡人事以應天行豈委諸氣運而已乎

胡雲峯曰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先動而後悅歸妹則先悅而後動歸妹之凶與隨反蠱則內巽而外止漸則內止而外巽漸之吉與蠱反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張獻翼曰小畜風行天上觀風行地上渙風行水上无所阻故曰行今在山下則障蔽迴旋不能條暢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字從蟲振民育德譬諸良醫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本義以二者

乃治已治人之道愚竊謂振育似當俱從治人一邊振民取象于風所以奮興之也育德取象于艮所以涵養之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乾文言貞者事之幹也幹字從此卦爻辭中出幹通作榦木之本也內卦巽為木中爻又互震木榦象父之蠱謂父養成此疾至子而發也父蠱豈能无咎子能幹則考无咎使天下稱之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厲是幹蠱之苦心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故始厲而終吉初爻柔而志剛幹事故早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小象中之以意承考有潛移默改之妙纔不以事幹而以意幹也意若承順而事實由以

幹全考之无咎以此或云合初二兩爻觀之是无父有母之孤子說近穿鑿康誥云大傷厥考心父在何嫌稱考乎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前輩或以母后垂簾之事已兆其端恐意只就本卦看艮巽二體陰長而陽少二與五應陰居上母象以國家言凡大事陽事則為父蠱凡小事陰事則為母蠱積陽之弊為暴横為危亂父蠱也積陰之弊為因循為衰弱母蠱也九二剛而不正恐其一往恃才過于直遂故又設不可貞之戒易之為道无不要之于貞獨此曰不可貞者非理不可貞時不可也時不可貞則以不可貞為中道二剛中所幹者純是一片至誠至情委曲周旋以圖有濟幹母蠱者必如此方得中道也繫傳所謂巽以行權于此爻見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以剛居剛幹蠱之事不免以子改父為嫌或者更張措置之間先後緩急稍失其序所以小有悔然巽體得正不陷父于不義何大咎之有小有悔以心言无大咎以理言又因其過剛不中猶摘其微疵象要其終而斷以无咎並畧其小過使之任事不惑為克家之子也程敬承曰聖人于蹇二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于蠱三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四居外卦之下與初同是柔爻初蠱未深柔者猶可幹四則深矣復以柔居柔裕蠱之象三之失在過中

四之失在不及裕與幹正相反强以立事曰幹怠以委事曰裕益幹蠱之事當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今乃无才无志優游過日不肯上緊去做由斯道以往則立見其吝彼其父子嘻嘻方且自以為得夫子正之曰往未得父陷于不義相視而笑可謂得覩乎象傳本取往有事而四入艮體乃是止象故文曰往見吝象曰往未得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在九二以五為母在六五則仍居子道纖體之令主也兼得中而居尊位其幹蠱也過則歸己善則歸親用譽言父用子之幹而得譽也初小象但云承考不言所以承之者五小象曰承以德可見事雖出于幹全心一主乎承順若謂今日改圖之事吾以承先人之德云耳非獨不恃幹蠱之才以揚親之過並欲泯

幹蠱之迹以成親之名者也來氏謂因用人而得譽九二承以剛中之德只是贊應爻與本爻无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自初至五凡事之蠱壞者已无不整飭幹之能事畢矣上居卦終身在事外以君臣言不事王侯之象在艮體之上高尚之象兩事字有別言雖不出身事主而自以高尚為其事亦非不事事可知李子思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撥亂之權而行所當行及事之終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愚竊謂自初至五皆言父子上獨言君臣者父子以情親不敢置身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象中之曰志可則要見世運之蠱皆由士大夫溺志于功名所致蠱為食心之蟲諸爻所治者世事之壞上爻所治者士大夫心術之壞也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孰謂高尚非所以

治蠱

子

田間易學曰易以三陰三陽為中故泰否為綱領而隨蠱漸歸咸恒損益之消息焉隨者否初終之反也蠱者泰初終之反也否泰反具類于臨觀而益明

䷒ 兑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本義云臨進而凌逼于物愚竊據程傳作君臨解以大臨小以上臨下皆是也初二大臨小以德言三四五上上臨下以位言歸重在二陽久二陽漸進泰運方來光明正大之氣照臨天下故以天德之元亨利貞歸之張潤甫云臨者大也聖人明以大字作注腳解此卦必須體貼大字不可漫言凌逼使君子小人

相仇
惱也

臨為十二月之卦至于八月當自正月數起薛敬軒云子十二月陽剛浸長之時而以來年八月陽消陰長為戒其義甚明本義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為陰長陽遯之時又云八月謂夏正八月又云前說是周正八月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三說初无定論然按文王演易在殷之末世正朔未改似未便遽用周正今以十二支準之臨當丑月自此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而姤而遯而否至于八月建酉為觀臨與觀反對此時臨之二陽變為觀之四陰矣故曰有凶朱子之注觀卦謂四陰長而二陽消為八月之卦與此彖辭正合可証本注之非李子思曰卦體已是二陽則當自觀數起不當自復數起本卦與觀反對則當數至觀而止不當數至遯而止朱子依程傳從一陽初生起所以不能盡合也

張待軒曰古人說到臨字便有凜凜戒懼之意詩云
如臨深淵如臨于谷書云予臨兆民若朽索之御六
馬故于剛長之際而厪八
月之戒此臨之時義也
愚按京氏十二辟卦
之說從此卦辭推出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愚按彖傳不曰剛長而曰剛浸而長兌為澤在地之
下浸之象列子云一氣不頓進董子云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皆浸而長之義復惟一陽臨已二陽聖人幸
其長更幸其方長駸駸乎有莫禦之勢也困學記曰內
兌為悅陽之進也不偏外坤為順陰之從也不逆二
剛得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二與五應則剛柔合德

而有為說順二句除承浸長來此所謂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愚按天道只在陰陽消長上見二陽漸長則四陰漸消人方以陰消為快聖人預憂之曰至于八月有凶然則陰之消豈久消哉其慮深其辭危所以示儆者切矣本義无明文王輔嗣作君子道消解以消不久指陽似失經文語氣陽消不久何以云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本義二者皆臨下之事愚按大象于觀曰設教于師曰容民于臨則言教又言思言容又言保思者教民之心至誠懇到也保者容民之事多方調護也无疆乃地之體澤之行地亦與之為无窮君子之臨民以之教思如兌澤之深容保如坤德之厚无窮无疆亦從剛長得義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卦體四陰雖居上位實為下二陽之所臨初剛正四柔正兩爻相應故貞吉咸字有三義感也皆也和也以德服人非勢相偪感之義也二陽同德相繼而進皆之義也皆感則和矣象曰志行正與也初九同皆以剛居剛而行其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為卦主與初同德初剛正二剛中初與四應而二與五應所謂剛中而應者此文也其于諸陰亦不以非應而外之无所不臨之象故與初並稱咸臨但文曰吉无不利象何以曰未順命程傳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本義云未詳注疏則云二未盡順五之命臨川鄒氏云二之應五非專以順命為感其間或有未順者无害其為咸也愚竊謂未順命當指四陰而言二陽在下四陰在上其勢尚壯未必皆順以從

陽夫子于陽長之時致防微之慮所以補爻辭未言也

李隆山曰山澤通氣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乃陰陽之氣相感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以柔居剛兑口在内卦之上與二陽同體先為所臨與三陰同類其性悦甘言取容之象張彦陵曰二陽乃難悦之君子也六三以悦取容既不為君子所許上三陰以其求媚于陽也亦不以同類見收進退失據故无攸利而有憂聖人就其憂之一念撥轉之若曰既知所憂則自有无咎之道正不必以甘為臨耳象曰位不當諒其所處之艱也曰咎不長庶其自新之途也一説三為悦主不媲陽之偏己而甘為所

臨但于下文
接不去耳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臨本義只就下應初九說蘇氏易傳則云陷至而遂順之愚竊謂四在坤下近與兌比地之臨澤无如此爻之至親至切兼與初應非貌親而情疎者與三之甘臨不同三以柔居剛故位不當此以柔居柔故位當所以同為无咎而三獨多憂兩爻相反當合看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知去聲

當臨之時柔中居尊不忌剛長而以柔接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也左右皆陰獨與九二正應即此便是

知人則哲君臨之道莫有宜于此者詩稱宜民宜人宜君宜王是也象曰之以行中見得知臨不是以苛察為明只在不剛不柔行事得中所以得吉耳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爾雅邱一成曰敦邱坤上一畫地之最厚處猶艮上為山之最高處故彼曰敦艮吉此曰敦臨吉程傳云兌終則悅甘臨者小人之事坤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志在內指初二上之志在從二陽五既尊賢上更加護持所以為敦也

䷓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去聲

自上示下曰觀讀去聲自下視上曰觀讀平聲卦取自上示下之義爾雅闕謂之觀是也二陽在上衆陰所仰猶王者居尊臣民屬目卦以觀名似爲外飾之事文王揭出德化之妙用以示觀道之精蘊廟中者境內之象也盥而不薦二句是觀字注脚盥者以水潔手也薦者獻祭品也不字只作未字解有孚者誠也顒者仰也凡入廟承祭者始必以水盥手此時尚未薦而誠意所孚有若鬼神之在其上至于薦則備物矣但取盥而不薦以見顒若之孚不在物而在誠蘇子瞻曰盥者以誠薦者以味二語得之先儒或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仁人孝子之享帝享親豈初虔而終怠乎胡敬齋謂盥而不薦不可以辭害意盥則必薦益言盥而不薦之時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見觀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設教云云

以下句屬觀者言與

象傳下觀而化正合

本義正為八月之卦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下觀觀字平聲餘俱去聲

本卦與臨反對皆二陽四陰臨二陽在下觀二陽在上卦彖皆以陽為主可見撐天拄地者二陽也不徒曰在上而曰大觀在上者必合順巽中正以為觀而後成其大也聖人用此道為觀于上盡誠敬不大聲以色而在下者自觀而化夫子就卦辭推出一層說不是申釋上文神字即從上化字看出觀乃天之神道只是四時不忒聖人以之設教只中正以服天下便是聖人之神道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也觀字

句不逆天之神道讀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民觀字平聲六爻同

朱與三曰風行天上人不見其形也風行地上過物斯形水平而風盪之樹靜而風動之无形而无不形者風行地上之象也古帝王巡守之禮蓋取諸此愚按地有五方各成風氣巡守所至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觀民好惡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凡以順風土丹風為教象春夏之風生物長物仁之教也秋冬之風肅物凝物義之教也觀民設教所謂樹之風聲也是以先王尚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本義云卦以觀示為義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愚按內卦諸爻以去五之遠近為所見之明暗初

陰在下去五最遠所見不真童觀之象以其童也體剛居柔未可判其為君子小人故爻辭兩言之若以為小人下觀而化則无咎也若以為君子亦隨衆而觀斷為吝矣象直斷其為小人道蓋如深山窮谷之民不識不知與兒童所見无異者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張彦陵曰初之童局于才二之闚短于識愚竊謂二柔順中正不出戶庭乃女子之正道以其所見不廣故為闚觀象說文闚閃也蓋從門内邪視之狀在女子則為利貞在丈夫則亦可醜猶恒九五婦人吉夫子凶之意合兩爻觀之可見人主舉動為天下所共瞻苟非大觀在上則婦人小子皆能窺見隱微矣此又聖人言外之意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亦欲觀國之光者而爻柔位剛爲四所隔外度之人不如内度之己觀我生者自考其生平也居下卦之極是可進之時在上體之下又是可退之時進固可以行道退亦可以修道小象斷之曰未失道出處大事不嫌詳審也楊誠齋曰三五皆曰觀我生三審己以從人五審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進退之介在六三四己近君宜進不宜退矣九五陽明在上故曰觀國之光内卦三陰萃聚之臣也四與五比市井之臣也不曰臣而曰賓者古人未仕則居賓興之仕而未祿猶以賓禮待之不純臣也諸侯來朝亦有三恪來賓之典左傳陳敬仲筮得觀之否稱六四爲公侯是己王指九五作賓于王家者四也尚

之者五也五為貴德尊士之君四為羣陰領袖内三爻所視為進退者也近者觀光遠者可知若依注疏尚字作志意順慕觧于用賓尚賓之義說不去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中正以觀天下為全卦之主出身加民萬邦所仰下之觀化者不一童觀闚觀觀國各隨分量為淺深而五之自觀者我生而已何為我生中正是也不求為聖為神但求為君子不求有譽但求无咎象中之曰觀民言時時返而自觀果不失中正足為民所具瞻否所謂觀人以修己也君子无咎對初爻小人无咎說君子小人猶言君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與五爻詞畧同舊注多以其生為上九之自觀愚竊謂其字當指五以五自觀曰我生以上觀五曰其生君子无咎本九五之猶在君位也益本卦與臨反對八月有凶正當觀之時剝則九月之卦矣觀之與于剝只多九五一陽其係甚重其幾甚危上與五同德自居事外志在扶陽目睹下四陰之方長初二乃兒童婦女一流固无足賴三之進退不過自為身謀四之國賓亦非腹心之寄上之眼界開潤觀盛而知衰觀治而知亂世運一變將成剝不啻切膚之痛志安得平小象以志未平補爻辭所未盡直指出上九心事以結大觀在上之全局剝之碩果不食猶賴有斯人也夫吳草廬云上居卦外惟自觀其身而已釋其字亦得但把上九說成一箇自了漢于象辭志未平難合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之而後合王注謂噬嗑乃去間之卦愚按間去則噬嗑卦中自有亨義凡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有離間者皆當去之用獄乃噬嗑中之一事也卦體九四一陽居三陰中猶梗不服之象不曰用刑曰用獄者必先究治情偽知其為間乃可致刑六爻皆治獄之官六五柔中居尊為用獄之主此利用獄之義又按凡齧者下動而上不動震在下而動噬必及之賁與噬嗑卦形相似而賁不為噬者艮止與震動異且艮震合而成頤則亦下動之象但中四爻皆陰无陽以間之又為養道觀象可以知變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當去聲

上下二陽與頤象同頤中无物卦名曰頤此有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須間去噬乃可嗑嗑則亨矣剛柔分三句正所以得亨處三陰三陽之卦獨于噬嗑言剛柔分分者震離分居内外取明動相資也于剛柔言分于雷電言合者分之則上與下未噬之象合之則動而明已噬之象分者其體合者其用也以其動而明故曰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專指六五一爻不當位卦象所未言夫子推原文王之意謂五以柔居剛位雖不當然居上以寛為主所以利用獄也

本義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為卦變恐竊謂兩爻同在上卦似不得云上行據卦變圖噬嗑自否來于內卦三柔中分初六一柔為上卦之五是謂柔得中而上行上卦得柔而成離五本陽

位而柔來居之故不當位義當如此來氏不取卦變多從反對看于他卦往來之象為順至噬嗑之于賁兩卦初上皆陽二五皆陰惟三四兩爻剛柔互易與彖傳柔得中而上行不合反對之例于此卦獨難通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二字先儒或以為誤以卦體離上震下也其說始于李鼎祚程傳亦謂象无倒置者本義直云雷電當作電雷愚按本卦彖傳云雷電合而章又泰卦抑上乾下大象不云地天交泰而云天地與此例同只依原本經文未必誤也黃氏曰抄亦云然上卦本離火夫子易火以電乃取在天之象所謂天討有罪也

黃氏日抄云雷電本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精光今按凡大雨之候雷將發聲必先之以電光而後霹靂隨之故王者亦先明罰而後勑法明罰如電先雷而顯勑法如雷繼電而至潘雪松曰利用獄是臨時

明罰勑法是平時懲又謂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不言用罰而曰明罰辨别詳審使人知所避不言行法而言勑法告戒威嚴使人知所畏皆在未用獄之前不待有間而後治也吳草廬云聖人之用刑不揜人以所不備不慢令而予之死得其義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傳滅傷也黄氏日抄云恐止是滅没如過涉滅頂之義以校滅没其趾與滅鼻滅耳同與傷字異義愚又按中爻互艮艮為趾初陽横于艮止之下屨校之象本義云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愚竊謂初為震主亦治獄之官也周禮秋官掌囚中罪桎梏注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桎足械也亦曰校屨校者著校于人之足如納屨然滅其趾使之不得行也初所治之人其罪尚輕只用屨校之刑小懲而大戒故无咎初曰

趾上曰丹人身自下至上也初震體宜其行而互艮故曰不行上離體宜其明而互坎故曰不明兩爻之吉凶在此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柔順中正上與五應聽斷易以得情噬膚之象凡獸肉无骨者曰膚儀禮豕膚內則麋膚皆是也前九家艮為鼻卦體自二至四互艮九四一爻當之正卦之所以為間者膚肉易噬言二之治獄不用深詢已得主名用能滅鼻使不濫及也滅鼻與滅趾滅耳皆用刑之義人處胎中鼻最先生比之于惡是為禍本二之滅鼻非人斯得矣何咎之有初為動主二因初以動故曰乘剛中正則得情乘剛則能斷乃與之之詞與他卦言乘剛者不同先儒謂噬膚而滅其鼻于器中殊難理會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當去聲下同

遇按獄至此凡三訊矣三偏近于四離火在前二所噬之膚至此為腊肉矣去惡愈難于二有噬腊遇毒之象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注云小物全乾為腊漢書五行志厚味實腊毒注云腊久也味厚者為毒久益腊肉有味積之久而成毒猶人有過積之久而成惡噬者至此乃遇之不免小吝由三所居之位不中不正也然時當噬嗑雖吝无咎據爻例三與四凡遇毒似當指四而小象歸諸位不當此反躬責已之論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愚按以全體言四為一卦之間以爻位言則四亦為除間之人內卦三爻三訊已終至此則獄上于大司寇矣九四為大臣之位脢乾肉之有骨者噬之猶難于三四已變離體以其溺于三四重陰之間恐有狥私之念而未光明正大故戒以利艱貞程傳于金取剛于矢取直蓋謂治獄者必得剛直而利在艱難正固然後吉也本義引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謂得用刑之道黄氏日抄云金矢黄金皆象也合從程說蘇紫溪曰得金矢所謂訟得其理非為訟人言也若借周禮之文以作解則未受民辭而先受金矢此豈可為訓哉愚又按矢百為束三十斤為一鈞必入金矢而後聽其獄竊恐貧民之寃无由上達肺石矣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愚按此爻所謂柔得中而上行者人主以好生為德故貴柔而得中五柔中居尊受成于四獄已具矣周禮腊人掌乾肉與腊肉同兩爻同為離體離為乾卦故一象乾胏一象乾肉又本皆乾體同為金象故一得金天一得黃金離得坤之中爻改坤曰黃中離曰黃離又旅卦六五亦離中爻也曰一矢亡故本爻金當得黃而无矢四以剛噬五以柔噬貞者正也刑當其罪之謂四曰艱貞艱在貞之前其難其慎惟恐不得當也五曰貞厲厲在貞之後雖正猶危不敢自謂得當也四為臣位詘法易執法難故艱而利貞五居君位用刑易恤刑難故雖貞亦厲象傳曰不當位六三曰位不當此則曰得當者言必如此方得當而无咎也前以位言此以事言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何去聲與荷同

何猶負也滅耳謂校加于人首而沒其耳中爻自五下互三為坎坎為耳上之一陽貫于坎耳之上何校滅耳之象同一校也初滅趾則无咎小懲大誡喜其斂跡之早也上滅耳則凶怙終不悛惡其聽言之不明也聰不明猶云聽不聽此小人之罪名也上為三公之位獄至此當制刑矣但治獄者刑期无刑故初以滅趾者之无咎為已之无咎上以滅耳者之凶為已之凶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如此豈初自屨校上自何校乎

象數論曰治獄宜設困苦之象而中爻所言皆燕享祭祀之用膚者豕腹下肉祭禮別為一鼎所謂膚鼎也腊者周禮腊人所供乾腊也胏者肉而聯骨者也乾肉大饗之脯脩也先王設刑官原以輔教之不逮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刑豈仁人所輕用哉故以燕享之義寓于縲絏之中所謂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

政也愚按六爻就人身取象者噬嗑咸艮凡三卦本卦爻辭之取象痛傷人之肌膚也漢書刑法志云禹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初之滅趾剕刑也二之滅鼻劓刑也上之滅耳刵刑也中間噬膚噬腊噬胏无非取于肉者蓋三代時皆用肉刑也先儒謂初上无位為受刑之人愚又謂卦體頤中有物四也初上兩爻乃頤之象欲去一間必用兩剛似不當作犯罪之人者有犯罪之人必有斷獄之人初上則定其所犯之罪名者也古之聽獄者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今以爻位配之初則司寇吏所謂史也二與三正也四為大司寇五為王上則三公也屨校之罪定于初歷二三四中更幾讞獄无與辭五既虛中受成復命上參聽而獄始決刑至于上則一成而不可變矣故凶本卦當與訟卦參看訟者獄之未

成兩造方爭非剛中之君不能斷噬嗑則已斷而用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訟惟九五為聽訟之主噬嗑六爻皆治獄之人兩卦之不同在此

像抄曰噬嗑之道日用飲食之道也有一步不可輕舉一毫不可自昧者焉所以膚可嗑腊可噬遇毒之害不可以不防雖噬而得金矢得黃金艱貞之厲不可以不戒當為先事之禁滅趾于方動之初毋為養成之惡滅耳于不可救藥之地此治身之道即治天下亦此道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文飾也卦名取剛柔相錯為義愚按繪事後素質在文之先剛一畫奇在先質也柔二畫耦在後文也

乃緣禮飾情之謂剛不得柔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攸往六爻惟初與四應往過艮則止故曰小利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愚按彖傳將卦辭分兩截說天地間所謂文者不過一剛一柔間雜而成但文有去來而質无離合上截妙在一來字下截妙在一分字質極而柔自外來文之初无致飾之意而真情自相流通故亨文所以文其質也而分剛以為文則加一分華采即減一分實意故小利有攸往要見不可過為緣飾之意

舊說此亦卦變之一柔來文剛屬內卦分剛文柔屬外卦凡三陽之卦變皆自泰來泰外卦上爻之柔今

來居賁内卦之二爻故曰柔來而文剛泰内卦三爻之剛分而為賁外卦之上爻故曰分剛上而文柔程傳云凡卦變自乾坤來本卦下本乾體中爻變而成離上本坤體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曰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與蘇氏易傳同李衷一曰賁乃噬嗑之倒體所謂柔來文剛者只是噬嗑之離上倒入而在内也六五之柔來居二在初三兩陽之間豈不是柔來文剛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只是噬嗑之震下倒成艮而居上也初九之剛上居上九在四五二陰之上豈不是剛上文柔合三說觀之于往來上下之義甚明朱子謂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既云自損來又云自既濟來與卦變圖之說不合且二三俱在内上五俱在外似不待謂之來周易說統亦以此為疑

天文也之上本義從王弼本謂當有剛柔交錯四字愚謂天文也三字緊承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兩文字來中已有剛柔交錯之意程子所云質必有文自然之理故謂之天文似不必多添四字胡雲峯曰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以卦德言則文明各止其分可以見人文鄭申甫曰文明而不以止則致于飾矣故必以止止方為人文非止其文乃救文之弊也朱子發曰有此人便有此文非增飾于人之外也愚又謂天文人文亦不必推廣泛論即從卦象看出觀者就卦象而觀也天文本自適中而時或有過文過質之變則察之而施其補救人文貴乎文明惟止之而使文不至勝質乃可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薛敬軒曰大象論用刑者凡四卦皆離火之用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威明並

濟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體明慎並用也愚按旅火在山上曰不留獄賁火在山下曰无敢折獄一則止而明一則明而止皆取治獄之象庶政之中折獄為難折獄之道在得實情不在文飾故弄法者曰舞文刻覈者曰深文濫刑者曰文網煆煉者曰文致皆自作聰明而逞其敢心者也君子以明庶政法離體也无敢折獄法艮體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舍上聲

愚按二與初比柔來文剛而初自與四應又以剛德居明體賁趾之象上爻變坤為艮舍車之象舍車而徒者不受二之文也人情皆以乘車為榮徒步為辱初獨以徒為賁不以乘為賁義在故耳君子行義必于涉足之始觀之象曰義弗乘見初以道義自持非負賤驕人也又按易于初爻言趾者凡六噬嗑之滅

趾大壯之壯趾夬之前趾鼎之顚趾艮之艮趾大都陽動而陰靜靜者吉而動者凶賁初以剛居剛舍軒車之榮而安于徒步即此便是賁趾處所謂素履无咎者與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顔師古曰毛在頤曰須俟果曰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順下須之象本義依之先儒多作是解惟楊誠齋云須待也愚按詩卬須我友須乃待之義內卦離為火中爻互震為木在離火之上火必待木而光始發火者薪之用也二待三而成賁猶火待木而發光火性炎上故曰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先儒云一剛居二柔之間上下受賁中爻互坎濡之象水火調和相潤以成文故曰賁如濡如愚按三當

賁道之隆賁則懼其盛濡則懼其溺凡下之陵上卑之陵尊皆從文勝質起幸其體剛以質為主是其貞也惟永之則吉象曰終莫之陵言終不可使文勝質也終字與永字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三以剛居剛質也四以柔居柔文也皤如白馬何以皆取朴素為義來矣鮮曰此爻變巽為白皤如之象中爻互震馵為白足顙為白顛白馬之象又互坎為亟心之馬翰如之象四與初應本匪寇也乃婚媾也以陰居陰位非不當也疑之者初也初方舍車而徒見四之白馬翰如故疑其為寇然卦體剛柔交錯四之應初以上求下終成婚媾而无尤也愚按三四兩爻當參看三以柔文剛懼其文勝而史故曰永貞吉

曰終莫之陵欲三固守其質也四以剛文柔不慮其質勝而野慮其以質為野也故曰匪寇婚媾曰終无尤欲四崇尚夫質也聖人于文質之際軒輊如此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傳以丘園為上九本義只屬本爻說愚竊謂六五下无應與而與上比上乃艮之主爻艮為小石為徑路丘園之象先儒釋此爻多從聘賢取義今從之五居萬乘之尊式賢士之廬雖賁于丘園實人主之自賁也戔戔束帛其跡似吝然任質則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淳終歸于吉程傳以束帛戔戔為受其裁制義亦難曉小象只舉一吉字包括爻辭竊就上文作釋可見戔戔者非吝財惜費由其中心之好別有一種

相得處故曰有喜也又按子夏傳五匹為束三玄二纁戔戔作殘殘言其狹小如殘帛然亦可備一解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文猶質也不可偏廢所患踵事增華流蕩不止耳上居艮終文明以止者也賁極則反質故曰白賁四之賁如皤如白賁與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大傳所謂賁无色文心雕龍所云賁象窮白貴乎反本也愚又竊謂卦體上九一剛文四五之柔者而上以白賁為志四之皤如五之束帛皆上承白賁之志故曰上得志以此化天下而成風俗豈有文勝之弊哉何咎之有

愚按彖傳文明以止句是全卦綱領挽回世風而化成天下多由于此六二以離明為主于內正柔來文剛者初之賁趾三之賁濡皆受文焉則剛以濟柔而化為明矣上九以艮止為主于外正剛上文柔者四

之賁如皤如五之丘園束帛皆受
丈馬則求以濟剛而化為止矣

項平甫曰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故因其辭
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禮
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
恥荀氏不知而以為偽晏子不知而以為勞聖人曰
此天時之變人倫之化不可一日无也觀賁之六爻
无一爻凶咎聖人之貴文如此存此一段議論以見
兩卦反對之義與序卦正
合所謂物不可苟合也

周易玩辭集解卷三